唐會要

一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會要

(四十)

王溥撰

唐會要卷七十九

諸使下

諸使雜錄下

太和二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等使。奏請供奉官及見任郎官御史充幕府。其中慶已奏請。近見因循。多不遵守。然酌時議制。事在變通。如或統帥專征。特恩開幕。戎府初建。軍幄繙才。事關殊私。別聽進止。此外一切請准前後勅文處分。勅旨。宜依。

三年七月勅。諸道進奏官等。舊例多是本道差文武職掌官充。自後遂有奏帶正官者。近日又有請兼檢校官及憲官者。遞相援引。轉無章程。自今已後。更有奏請帶正官。不得兼檢校官及憲官。如準諸道諸軍諸使職掌官例。請檢校官及兼憲官充。則不得帶正員官。其見在進奏官。已有檢校官兼憲官者。且聽仍舊。至改轉時。商量處分。

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伏准五月八日勅節文。諸道諸使奏判官。所奏雖官資相當。並請限曾任正官經六考以上者。比擬監察侍御史。九考以上者。與比擬殿中侍御史。以上節級各加三考。如曾諸色登科。超資授官者。不得在此限。所奏憲官。特置考限。以防僥倖。深合至公。然節文之中。或有未盡。臣等再四商

量。如京六品以上清資官。幷兩府判官。及進士出身。平判入等。諸色登科授官人。不在此限。其在使府及監察已上者。亦任準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勅節文。依月限處分。餘望准前勅施行。依奏。

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自元年以來。頻有討伐。諸道薦送軍將。其數漸多。臣等商量。應諸道軍將。官至常侍大夫。職兼知兵馬使都押衙。功績顯著。本道官職可奬者。卽任薦送。其餘官職未高。才能可錄。所在軍鎭合驅使。自今後。軍官未至常侍大夫。職兼都虞候都知兵馬使都押衙者。不在薦送限。但仰本道節度使。看其功績顯著。與改轉職。已至高者。檢校官兼官。宜與奏改。如有功績殊異。允合不次超擢者。卽任別具事跡聞奏。亦不在便薦送限。又應諸方鎭。或因移易。停罷其使。隨從元從軍將。只合本道量才驅使。不情願住者。一任東西。不合更來朝廷。別求僥倖。勅旨依奏。

其年五月勅。置疎決囚徒使。以清強御史二人爲之。應京城諸司見禁囚徒。宜令疎決處分。具輕重聞奏。其月勅。陝虢西去兩京非遠。唯管一郡。分置廉使。本因艱難。若四方少事。則舊制爲使。其都防禦觀察使額。宜停。所管兵馬使。屬本州防禦使。

五年十月勅。樓煩監牧。及造水等使。宜共置判官一員。巡官一員。

六年十二月勅。隴州防禦使。宜準長慶二年九月十八日勅。例置判官一員。其兵馬留後判官勒停。

九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準太和七年七月十四日勅。諸道進奏官。令揀擇清愼人充。非因過犯。不得停罷。

如方鎮自要腹心委寄任於本道差見任官充。又準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勅。不許授別官。今日以後。並請準元和勅處分。如邊上無俸料處。只得授近處官。亦不得占江淮好闕。其新進奏官。仍須守職二年後。無敗闕。方得奏官。勅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等奏。諸節使新授。具巾抹帶器仗。省中參辭兵部尚書侍郎者。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苟不由舊。務祈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入弓刀之器。伏請停罷。如須參謝。任具公服。到本州縣後。交割兵馬。訖。質申奏。從之。

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準太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諸道節度使下。都押衙。都虞候。約五年以上。方得改轉。押衙兵馬使。約七年以上。方得改轉。三萬人以上軍兵。每年許奏四人。其序遷合與憲官者。以曾歷兩任。奏授賓詹者與監察。以次遷序。止於侍御史。其御史中丞以上官。並須因有戰功。方得奏請。諸道團練下萬人以上軍。所奏不得過殿中侍御史。如未有憲官者。不在奏限。萬人以下軍。不因戰功。並不得奏論請。勅旨依奏。

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節度使。觀察。都團練使。請朝官任使。準貞元二年勅。中書門下有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伏以周之列國。咸有命卿。漢代諸侯。皆建傅相。蓋以崇重五爵。施之寵榮。賈生爲傅於長沙。管仲讓王之上禮。出其廷彥。且命爲卿。經史垂文。古制

斯在。況貞元之初。戎鎮之事。比於今日。頗謂不同。望朝授任推公。惟才是急。輟諸上選。分佐戎行。職則稍尊。命則稍重。而又才人涉歷。練達武經。出入往來。便堪奬用。是朝廷之所利。誠方鎮之得人。希古濟今。匪宜專愜。酌于臨事。可否在茲。臣等商量。諸節度觀察。都團練使。朝中素有相知者。許奏一人充副使。章服準太和三年五月八日勅。如素無相知。不奏亦聽。其方鎮帶相。及自廟堂平章事出鎮者。任約舊例奏署。庶使藩方益重。試任程才。其今日以前。應奏署勅已行者。雖關前勅。人數至少。式遵成命。又難追移。伏請自此已後。不得違越勅旨。依奏。

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宰相帶平章事出鎮。應朝官充使府職事。任約舊例奏署。使藩方益事委任程才。謹詳勅文。意在明許。亦不定言人數。及所請職名。臣等商量。起今以後。宰相自朝廷出鎮。奏請朝官及刺史佐幕。前後更五人。數內有遷轉停罷者。或須填替。任更奏來。如或辟用他官。不奏亦得。官至侍御史以上者。卽許奏章服。便爲常例。庶可通行。勅旨。依奏。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諸道節度使參佐。自副使至巡官。共七員。觀察使從事又在數內。雖大藩雄鎮。有藉才能。而邊鄙遐方。豈易供給。況行軍之號。本繫出師。參謀之職。尤是宂長。其行軍司馬及參謀。望勒停省見任人。如本道有相當職員。任奏請改轉。其餘官序稍高者。許隨表赴京。到日量才奬授。郎御史以下。各令冬薦。節度判官舊額。雖本兩員。近日諸道。亦不盡置。此今已後。望以一員爲定。其課科等。本是供軍

數內。戶部不可更收。勅旨。依奏。

其年七月勅。諸道奏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唯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劍南。三川。京北。京西。管內官員數多。假攝之中。實有勞効。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並不得奏入。

會昌三年四月勅。諸道節度使觀察使。授後發期。宜令不得過十日。

其年五月勅。比來節將移改。隨從將校過多。非唯妨奪舊人職員。兼亦費用軍資錢物。節度使移鎮。軍將至隨身不得六十人。觀察使四十人。經略都護等三十人。宜委監察軍使。及知留後判官具名聞奏。如違此數。知留後判官。量加懲罰。監軍使別有處分。自今以後。節度使等如罷鎮赴闕。應將官吏將健隨赴上都者。並隨使停解。縱有帶憲官充職。亦勒停。其間或有是功勳重臣舊將校。人數稍多者。離鎮後。新停解。即須具人數聞奏。當與量事宜處分。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準會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勅。諸道進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進。兼並貨殖。頗是倖門。因緣交通。爲弊日甚。向後兼知。不得過兩道以上者。各委本道速差替聞奏。仍委臺司糾察。如有違犯。必議重懲。又兼知三四道者。臺司檢勘。各牒本道。準勅差替訖。切慮改名補職。不離一家。元是本身。虛立名姓。伏請從今已後。如知兩道奏進外。一家之內。父子兄弟。更不得知諸道奏進。如有違犯。臺司準前察訪。勅旨。依奏。

五年六月勅諸道所奏幕府及州縣官近日多鄉貢進士奏請此事已曾釐革不合因循且無出身何名入仕自今以後不得更許如此仍永爲定例

其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條流諸道判官員額西川本有十二員望留八員節度副使判官掌書記觀察判官支使推官雲南判官巡官淮南河東舊額各除向前職額外淮南留營田判官河東留留守判官幽州淄青舊各有九員望各留七員幽州除向前職額外留盧龍軍節度推官淄青除向前職額外留押新羅渤海兩藩巡官山南東道鄭滑河陽京南汴州昭義鎮州易定鄆州魏博滄州陳許徐州兗海鳳翔山南西道東川涇原邠寧河中嶺南已上舊各有八員望各留六員節度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觀察判官支使振武靈夏益州鄜坊舊各有八員緣邊土地貧望各留五員節度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觀察判官浙東浙西宣歙湖南江西鄂岳福建以上舊各有六員望各留五員團練副使判官觀察判官支使推官黔中舊有十員望各留六員經略副使判官招討判官觀察判官度支鹽鐵判官東都留守陝府舊有五員並望不減天德舊有三員亦望不減同州舊有四員商州兩員並望不減防禦副使華州泗州各有兩員並望不減楚州壽州各有三員壽州望減團練副使一員楚州望減營田巡官一員汝州鹽州隴州舊各有一員望不減桂管舊有六員望減防禦巡官一員容管舊有五員望減招討巡官一員延州舊有兩員亦望減防禦推官一員樓煩龍陂舊各有兩員望各減巡官一員右奉聖旨令商量減諸道判官約以六

員爲額者。臣等商量。須據舊額多少。難於一例停減。今據本鎭額量減數亦非少。仍望令正職外。不得更置攝職。仍令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專加察訪。勅旨依奏。

大中二年七月。中書門下奏。黔中鹽鐵使判官。開成中已停減不置。臣等商量。望黔中置經略推官一員。其鹽鐵使判官。望令依舊額卻置。勅旨宜依。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伏以銀青借兼檢校賓客官。及朝散大夫。階並三品資歷。白身不合虛豎。奏官近年諸司使多虛豎此色頭銜。奏請授官。求中上州長馬及上州判司。踰濫僥倖。莫甚於此。臣等商量。自今已後。諸司諸使。應合奏授正官者。並不得虛銜前件官階奏請。如是長不守章程。依前論請奏聽進止。其諸道差知進奏官。亦望准此處分。勅旨依奏。

三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准太和六年六月御史臺奏。本置官員。藉其任守。吏曹注擬。皆是職司。況調選須有出身。合年十五以上。比及於選。入以十年。則二十五。可以爲成人矣。今則皆稱年小。奏請句當。所在相承。積習成例。若實年小。卽不合早補身名。若補實當年。又何慮爲官不了。合請諸道方鎭子孫。應選授及奏授官。一切勒歸本任。不得輒有奏留。如或恩出殊常。賜及一子者。年十三以下。卽任奏聽進止。奉勅宜依者。臣等謹詳勅前約勒。非不丁寧。近日不守勅文。例皆請奏。臣等商量。自今已後。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等使。如或特降恩賜制。及一子官年十五以下者。卽望許奏請句當留除外。其餘並望準前勅處

分。其見在千牛進馬者。並準今年三月三日勅處分。

其年四月勅。如聞朝臣出使外藩。皆有遺賂。是修敬上之心。或少或多。號爲人事。從前如此。率爲常例。今邊上受命撫戎。類須發使。若每使許循舊例。則十方竟至困窮。如事前不與繩檢。又使臣難爲辭拒。其出使朝廷邊上。一物以上。並不得受領。卻到京後。方鎭亦不得輒寄附。

其年五月勅。藩鎭改移。見在倉庫錢穀。既已得替便屬新人。向前曾有勅文。更給留別歲月深久。官吏因循。苟徇軍情。不守朝典。自今以後。節度觀察使除替改更。不在給留別限。仍勒知後判官及本曹官典。切加檢舉。如有違越。當重科懲。

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伏見諸道及州府。如縣令。錄事參軍有闕。及見任官公事闕敗。切要替換。卽任各舉所知聞奏。及須薦官曾有課績。處己必能淸廉。如論薦不當。舉主先議懲殿。其判司。參軍。文學。縣尉。丞。簿等。不奏限。其河東。潞府。邠寧。涇原。靈武。振武。鄜坊。滄德。易定。夏州。三川等道。或道路懸遠。或俸料單微。每年選人。多不肯受。若一例不許。則都俸不在給留別限。仍勒知後判官。不許則都無正官。今請前件數道。除縣令。錄事參軍外。其判司。尉。縣丞。簿。每年量許奏三員。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考深人。其闕一年吏部不注。卽注且差攝。二年吏部不注。然後許奏請。仍資序不得超越。如是散試及外身。不得奏第二任官。其京百司。除職事外。不在更奏官限。勅旨依奏。其月勅。會昌三年六月八日。已有明勅。應文武官除授諸道

節度觀察經略防禦使及就加官爵等起今以後與送官告旌節使人事物不得過三千匹爲定制令諸道各有舊例有過三千匹者宜准勅減不得違越

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諸道節度使觀察團練使防禦經略等使所請俸料職田祿粟時服雜給並諸色人事用度等先奉聖旨令條流奏來者伏以藩鎮之任寄切分憂一方慘舒繫在長吏近者所在軍府多稱窮空因緣增添費用滋廣不遵往例唯徇人情物力既困于公家誅斂終歸于百姓稍能釐革裨益實多置使之初必有定額歲月深遠或多改更望令諸道帥臣及長吏各詢訪事例檢尋簿書其間苟踰舊規及有新置並宜除去務在至公于軍府州鎮經營利綱等項相承既久併絕則難相害于人亦宜禁止奉勅宜依

其月中書門下奏觀察使職當廉問位重藩維受明王之寵寄同國家之休戚豈可但享崇貴唯務優游羅聲色以自娛顧凋殘而莫問縱逃顯責必受陰誅自今以後並請責其成效專其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減征徭有利于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爲慮有害于人者必去不以循例爲辭絕連夜之酣歌務盡心于議讞常推此道方免曠官其巡屬州縣須知善惡每歲考校具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帥應有所論薦須直書事績不得虛詞有所舉聞須盡錄奸贓不得隱漏懦弱不任職者奏免不得徇情清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如此則上下相制遠近相臨同推至公共成致治勅旨卿

等所條流廉問牧宰等事。實繫生靈慘舒。並依。

咸通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勅。司農寺丞薛瓊。可贊善大夫。充滁廬壽州招召鄉兵使。

十二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諸道節度。防禦使下將校。奏轉試官。及憲銜等。每年量許五人。都團練。防禦使量許三人爲定。不得更于其外奏請。其兼御史中丞以下。卽準勅文條流。須有軍功。方可授任。今後若顯有戰功。任具事績申奏。檢勘不虛。當以處分。此外不得更有奏請。其幽鎭魏三道。卽且准舊例處分。

其年中書門下奏。准今年六月十二日勅。釐革諸道及在京諸司奏官。並請章服事者。其諸道奏州縣官司錄錄事參軍縣令。或見任公事敗闕不治。切要替換。及前任實有勞效。並見有闕員。卽任各舉所知。每道奏請不得過兩人。其河東潞州府。邠寧涇原。靈武。鹽夏。振武。天德。鄜坊。滄德。易定。三川等道觀察防禦等使。及嶺南五管。每道每年除令錄外。許量奏簿尉及中下州判司縣丞共三人。偏州不在奏州縣官限。其黔中所奏州縣官。及大將管內官。卽任準舊例處分。在京諸司及諸道帶職奏官。或非時充替。考限未滿。並卻與依資官。從之。

天祐元年四月勅。今後除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外。餘並停廢。其內園冰井公事。委河南府句當。至二年二月十六日勅。只置宣徽院使。以權知樞密事王殷充。副使以趙殷衡充。其樞密使並宣徽南院使並停。所司勒歸中書宣徽院。人吏不得私出本院。與人交通。諸道句當事

人亦不得到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請。

謚法上

舊制。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勛校。下太常寺擬謚訖。復申考功。於都堂集內省官議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蘊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也。

文。按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原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贈中書令楚國公上官儀。贈兗州都督沛郡公韋叔夏。贈兗州都督扶風縣公蘇瑰。贈衛州刺史清河縣子崔融。贈太子少保彭城縣東海縣公徐堅。贈太子少保彭城縣公劉知柔。贈幽州都督彭城郡公韋湊。贈潤州刺史常山縣公馬懷素。贈禮部尚書舒國公褚無量。贈益州大都督固安縣公盧從愿。贈江陵大都督宿預縣公王邱。贈江陵大都督襄陽縣侯席豫。贈禮部尚書賈至。贈禮部尚書韓愈。贈右僕射潘炎。贈太尉令狐楚。贈左僕射權德輿。故襄州節度使李翺。贈司徒李磎。故太子少傅白居易。大中三年十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白敏中上疏。請行謚典。從之。下太常。謚曰文。

武。克定禍亂曰武。威強睿德曰武。開土拓境曰武。帥衆以順曰武。折衝禦侮曰武。贈太尉霍國公王思禮。贈司徒扶風郡王馬璘。太尉李愬。博士王彥威請爲武。常怙稱奏

進止。以李愬父證曰武。以有武字證。不合同宜令所司重定。博士元從實執申請依前證爲武。

獻。聰明睿哲曰獻。惠ヒ內德曰獻。智質有聖曰獻。贈太常卿邠陰男薛收。贈禮部尚書常山郡公元行沖。贈秘書監衞密。贈太子太傅敬括。

懿。溫柔賢善曰懿。愛民貞直曰懿。柔克有光曰懿。體和居中曰懿。贈幷州都督安德郡公楊師道。贈兵部尚書武陽郡公李大亮。贈吏部尚書永寧郡公王珪。贈潤州刺史來恆。贈太子少保張文瑾。贈幽州都督鄭國公楊崇毅。贈禮部尚書正平縣公裴潾。贈禮部尚書源洧。贈秘書監姚合。贈左散騎常侍趙復。贈揚州都督蕭昕。贈御史大夫鄭叔則。贈禮部尚書蔣乂。故禮部尚書許康佐。故東川節度使馮宿。贈左僕射辛秘。贈左僕射馬總。

宣。聖善周聞曰宣。施而不秘曰宣。善聞周達曰宣。贈太傅盛王倚。贈太子太師漢中郡王瑀。贈幽州都督廣平郡公劉祥道。贈國子祭酒趙宏智。贈太尉魏王武承嗣。贈太尉梁王武三思。贈吏部尚書王延昌。贈太子少保鮑防。贈尚書左僕射歸崇敬。贈兵部尚書陸贄。贈工部尚書薛苹。贈右僕射鄭澣。

昭。聖文周達曰昭。明德有功曰昭。贈侍中中書令幷州都督固安郡公崔敦禮。特進金城郡公李珍。贈幽州都督趙國公李湛。荆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景雲元年。太常寺謚巨源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固請依前

謚爲定。邕又駁曰。夫古之謚議。在乎勳迹。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爲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歿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而死有所懲。此何邪所以易心也。嗚呼。臣源曾水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衆相濟。蓄罔上之志。叶羣凶之謀。苟容聖朝。貪昧享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凡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愼。勳爲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雖有此議。竟謚爲昭。贈吏部尚書齊國公崔日用。贈戶部尚書韋元甫。贈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李澄。贈太師崔儆。贈司空鄭細。贈司徒趙宗儒。

元。始建國都曰元。行義悅民曰元。能思辨衆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忠肅恭懿曰元。宣慈惠和曰元。贈司空河間郡王孝恭。贈幷州都督畢國公阿史那社爾。文昌右相扶陽郡公韋待價。贈司空芮國公豆盧欽望。贈秘書監朱敬則。贈鄴郡太守趙良器。贈尚書左僕射東海郡公于休烈。黃門侍郎崔渙。贈太子太傅李涵。贈工部尚書李建。贈太保柳公綽。

節。好廉自克曰節。巧而好度曰節。贈司空鄖國公殷開山。贈工部尚書范陽郡公張道源。贈冬官尚書平昌縣男高叡。贈工部尚書馮昭泰。贈尚書左僕射裴玢。

景。書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由義而濟曰景。贈禮部尚書黎國公温大雅。贈幽州都督潞國公薛萬均。邠王傅固安縣侯盧粲。贈荆州大都督嗣虢王邕。贈黃門監魏縣男畢構。贈特進嗣寧王琳。故忠武軍節度使郤士美。贈太保劉濬。贈工部尚書馮定。

安民立政曰成。刑人克服曰成。贈司空萊國公杜如晦。贈揚州大都督河間郡公李義府。贈越州都督吳興縣伯姚璹。贈侍中平鄉縣公李懷遠。贈大理卿平安縣伯崔昇。贈戶部尚書眞源縣子李璿。贈荊州大都督崔翹。贈河南尹博陵縣公崔希逸。國子祭酒韓洄。贈尚書右僕射嗣曹王皋。贈工部尚書郭隆。贈戶部尚書齊抗。贈陝州大都督崔宗。贈尚書右僕射吳湊。贈揚州大都督趙昌。故京兆尹李充。贈工部尚書裴次元。贈太尉李逢吉。贈禮部尚書張仲方。故洪州觀察使王仲舒。

秉德尊業曰烈。安民有功曰烈。贈左衞大將軍永安郡公王孝恭。贈右衞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贈幷州大都督梁國公契苾何力。贈輔國大將軍原國公田歸道。贈太子少傅韋光乘。贈禮部尚書張孚。贈尚書左僕射孫志直。贈尚書右僕射韋謙光。贈司空張獻甫。贈鴻臚卿司馬逸客。贈故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安期。

秉德不回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從命不忿曰孝。幾諫不倦曰孝。善事父母曰孝。親睦其黨曰孝。慈愛忘勞曰孝。博於備物曰孝。尊仁安義曰孝。贈司徒道王元慶。贈開府儀同三司觀國公楊恭仁。贈戶部尚書裴守忠。贈兵部尚書逍遙公韋嗣立。贈禮部尚書崔沔。贈岐王府長史裴子餘。贈魯郡都督趙郡公李瑱。贈太子太傅郭曜。贈禮部尚書鄭杲。贈工部尚書韋溫。贈吏部尚書李景讓。

康。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贈司徒鄧王元裕。贈太子左庶子安平縣侯李百藥。贈太常卿豐城縣男姚思廉。贈太常卿陽翟縣侯褚亮。贈吏部尚書大安縣公閻立德。贈原州都督嘉興縣子陸敦信。贈禮部尚書新野縣公張俊。贈兵部尚書潘陽縣公吏部尚書并州都督楊師道。定。大慮靜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曰定。純行不爽曰定。贈司徒應國公武士彠。贈荊州大都督吳興縣公沈叔安。贈并州大都督芮國公豆盧寬。贈幽州都督燕國公于志寧。贈秦州都督高都郡公李緯。贈幽州都督范陽郡公盧承慶。贈洛州長史裴懷節。贈并州都督北平縣公張行成。贈越州都督高智周。贈隴州刺史會稽郡公于德方。梓州刺史李震。贈太子少師徐浩。贈太傅何進滔。贈左散騎常侍王質。穆。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贈同州刺史蘭陵縣公蕭德昭。幽州刺史韋知貞。贈禮部尚書唐昭。故閬州刺史顏防。贈戶部尚書潞州都督郤昂。贈少保裴向。貶授開州司馬宋申錫。會昌三年五月起復官爵。追賜謚焉。貞。大慮克就曰貞。外內用情曰貞。清白守節曰貞。圖國忘死曰貞。內外無懷曰貞。直道不撓曰貞。贈司徒密王元曉。贈開府儀同三司新昌郡公李綱。贈太子少保潁川郡公韓仲良。贈幽州都督漁邱縣公崔義元。贈洪州都督博陵縣子閻立本。贈泰州都督武陽縣公韋琨。贈右驍衛將軍河間郡公孝友。贈吏部尚書石泉縣公王方慶。贈幽州都督魏縣男崔神慶。贈益州

大都督邢國公王及善。贈涼州大都督譙縣子婁師德。贈幷州大都督齊國公魏元忠。贈天官尚書楊執柔。贈太子少傅武陽縣伯韋抗。贈尚書左丞相廣平郡公程行諶。開元十四年。謚曰貞。岐王府長史裴子餘說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說省之曰。程裴二謚。可謂謚之無愧者。贈黃門監中山郡公李乂。贈吏部尚書金城縣伯李朝隱。贈江陵大都督高邑縣伯李尚隱。贈揚州大都督南皮郡子韋虛心。贈戶部尚書楊瑒。贈潞州大都督源復。御史大夫崔器。故國子祭酒贈秘書監楊頊。贈右散騎常侍韋常。陝州大都督劉滋。贈右僕射姚南仲。贈太子太保高郢。贈禮部尚書盧坦。贈太子少保裴均。太子太保鄭餘慶。贈故潤州節度使路隨。贈右僕射錢徽。贈兵部尚書孔戣。贈右僕射李逢。贈司徒李絳。贈太保韓皋。贈司徒崔從。贈司空王徽。贈司空崔愼由。贈戶部尚書韋澳。故工部尚書裴佶。壹德不懈曰簡。平易不煩曰簡。理典不殺曰簡。贈幽州都督沛國公鄭元璬。洪州都督平昌縣侯于貴寧。贈秦州都督汾陰縣公薛愿。贈幽州大都督平恩縣公許圉師。贈太常卿魏縣子盧承業。贈黃門監天水郡公尹思貞。平陽郡太守柳渙。杭州刺史杜濟。贈陝州大都督張式。贈左僕射韋夏卿。故洪州觀察使薛放。故洪州觀察使嚴謨。布綱治紀曰平。執事有制曰平。治而無眚曰平。附不黨疏不遺曰平。贈右衞將軍黎國公裴行方。贈蒲州刺史李素立。贈太子太保徐申。贈左散騎常侍顏証。

安。好和不爭曰安寬容平和曰安。贈司徒江王元祥。贈禮部尚書鄧國公竇璡。太保梁郡公蕭造贈工部尚書莘國公竇誕。贈涼州都督廣德郡公李安遠。贈岷州都督長道縣公姜摹。贈工部尚書紀國公段綸。贈幷州都督樂壽縣男長孫操。

懷。慈仁短折曰懷。執義揚善曰懷。贈衛王元霸。

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慈民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贈司徒鄭王元懿。贈侍中趙郡公李景伯。太子右諭德梁郡公孔若思。贈洪州刺史崔戎。

德。綏柔士民曰德。忠和純備曰德。強直溫柔曰德。勤恤民隱曰德。富貴好禮曰德。忠誠上聞曰德。輔世長民曰德。寬衆憂役曰德。剛塞簡廉曰德。贈禮部尚書河南王贄。贈靈州都督夷國公李子和。亳州刺史魏王武元爽。贈司空李麟。贈太師杜審權。贈吏部尚書崔郾。

忠。危身奉上曰忠。危身惠上曰忠。讓賢盡誠曰忠。危身贈國曰忠。慮國忘家曰忠。盡節純固曰忠。臨患不反曰忠。安居不念曰忠。廉方公正曰忠。贈左衛大將軍淮陽郡王道元。贈禮部尚書嗣魯王道堅。贈司空蔣國公屈突通。贈戶部尚書江國公陳叔達。贈秦州都督開化郡公趙茲景。贈左驍衛大將軍新興郡公馬三寶。贈刑部尚書清河縣公崔善爲。贈尚書右僕射道國公戴胄。金紫光祿大夫武昌縣公靳孝謨。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贈幽州都督河清郡公房仁裕。贈太子少師來恆。贈幽州

大都督崔知温。贈荆州大都督宋國公唐休璟。贈蘄州刺史許欽寂。贈開府儀同三司魯王武崇訓。贈幽州都督梁國公魏知古。岐王傅宏農縣公楊温玉。贈司空李德裕。贈戶部尚書淮安郡國公李琇。贈益州大都督清河郡公崔隱甫。贈太尉賈循。贈揚州大都督樂子昂。贈太子太傅吳淑。贈尚書左僕射孔巢父。贈吏部尚書崔縱。故秘書監裴清。贈禮部尚書蔣清。贈太尉李光顔。

靖。秉德安衆曰靖。寬樂令終曰靖。恭已鮮言曰靖。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太子太保長平郡王叔良。贈尚書右僕射延安郡公竇威。魏州刺史辛君昌。鴻臚卿懷仁縣公郭嗣本。贈越州都督渭源縣侯顧琮。贈太子太師冀國公竇希瑾。贈左散騎常侍路嗣恭。贈太子太傅崔損。

質。名實不爽曰質。章義掩過曰質。中正無邪曰質。贈關州都督清河郡公楊宏禮。贈太子少傅魏縣子崔神慶。

戴。典禮不愆曰戴。愛民好治曰戴。贈秘書監瑯琊縣子顏師古。

憲。博聞多能曰憲。聖善周達曰憲。贈國子祭酒彭城縣公令狐德棻。贈廣州都督江陵縣子岑文本。國子祭酒曲阜縣子孔穎達。贈司徒蔣縣公高季輔。贈太尉開喜縣公裴行儉。汾州刺史贈梁王武元慶。常州刺史獨孤及。贈禮部尚書皇甫政。贈太子少保歸登。贈禮部尚書張薦。太子少保許孟容。贈右僕射王彥威。

威。強毅執正曰威。猛以強果曰威。有威可畏曰威。贈涼州都督懷縣公于伯億。贈戶部尚書田仁會。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運。右司員外郎崔厚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案禮經云。禮時爲大。又曰。過時不及爲禮也。昔衞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以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爲。其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崇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纛。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既詒越禮之誚。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懿。請下太常寺重議。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案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制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後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勳崇名。與衞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追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皁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侯王。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考彼載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贈揚州大都督鄴國公崔光遠。贈司空嚴礪。贈潞州大都督劉昌裔。

贈右武衞大將軍永安郡公姜寶誼。贈左武衞大將軍永安郡公姜寶誼。贈左武衞大將軍戴國公左難當。

剛。強毅果敢曰剛。

肅。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贈左衞大將軍長平王叔良。贈益州大都督鄴國公寶軌。贈民部尚書信都男寶靜。始州

刺史襄武郡公劉師立。侍中齊國公敬暉。禮部尚書孟禮温。贈工部尚書呂諲。太常議謚曰恭。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搜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忠肅。博士獨孤及議曰。秦符必加謚二字。具以忠配肅。謹案舊議。凡沒者之故吏。侍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擿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業不一。謂一文不足以紀其善。遂有文忠文武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謚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字少稱屈。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愍靚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蕭者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諡之從政。威能閉邪。德可濟衆。故以蕭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筴。賢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悛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身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謚曰肅。

贈戶部尚書柏貞節。台州刺史崔韶。贈右僕射李巽。贈太子太保李鄘。贈太子少傅杜亞。贈太子少保崔俊。贈司徒韓充。

壯。威德剛武曰壯。勝敵志強曰壯。死於原野曰壯。好力致勇曰壯。屢行征伐曰壯。武而不遂曰壯。敵國克服曰壯。

贈廣州都督建寧縣公龐孝恭。贈幽州都督瑯琊郡公牛

進達贈麟州總管鄜城郡公梁禮贈荆州都督東萊郡公孫武達贈梁州都督順義郡公雲師端贈右武衞大將軍新城縣侯楊胄贈原州都督博陵郡公賀蘭整贈潤州刺史尹元貞贈右衞將軍王文慶贈涼州都督元禮臣

恭尊賢貴義曰恭愛民長悌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禮敬賓曰恭率事以信曰恭贈司空襄邑郡王神符贈荆州都督隴西郡王博乂贈太尉濮王泰贈左衞大將軍北平王阿史那鉢苾贈特進虞國公溫彥博禮部尚書魏郡公晉文衍贈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太常定謚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然畢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謚博士王福畤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爲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高陽公任過如此何以定謚爲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直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不及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曾而定謚爲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

蘇氏瑗曰宇文士及初謚爲繆以在家侈縱劉洎瑗之竟謚爲縱許敬宗初謚爲繆以干國邪佞楊思敬改之反謚爲恭是非在於當時名實豈憑至行嗚呼思敬青於藍矣

贈汴州刺史楊宏武贈幽州都督鉅鹿郡公竇德元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薛大鼎贈幷州大都督道國公戴至德贈潭州都督外黃縣男薛景山贈幷州都督鄭國公楊再思贈幽州都督魯承宗贈司空李揆太

子賓客盧綸。贈揚州都督張伯儀。贈太子少保嗣吳王瓘。贈吏部尚書韋武。贈尚書左僕射程异。贈陝州大都督高固。贈右僕射劉瑑。贈戶部尚書韓公武。

唐會要卷八十

諡法下

敬。令善典法曰敬。衆方克就曰敬。夙夜警戒曰敬。夙夜就事曰敬。夙興夜寐曰敬。齋莊中正曰敬。廣直勤正曰敬。難不忘君曰敬。陳善閉邪曰敬。受命不遷曰敬。贈原州都督渤海王奉慈。贈襄州都督武安縣公楊虔威。贈特進長平縣男竇琮。贈絳州刺史安邑縣公裴矩。贈特進清源公溫彥博。贈荆州大都督范陽郡公張延師。贈幽州都督長平縣男楊纂。贈工部尚書武陵郡公楫季纂。贈禮部尚書壽陵縣男柳亨。贈懷州刺史孝昌縣男許智仁。贈工部尚書譙國公周範。贈涼州都督南康郡公韓孝威。贈齊州都督武都郡公權萬紀。贈太常卿濟南縣男唐皎。贈荆州大都督樂安縣男任雅相。贈國子祭酒北平縣伯陽嶠。贈工部尚書宋慶禮。開元七年卒。太常博士張星曰。慶禮大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兇於國。按諡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諡爲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充廣歲儲。逸亭宴殊。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安有踐其跡以制實貶其諡。以徇虛乘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執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跡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上稱冤。乃諡曰敬。贈太子少保徐國公劉幽求。贈光祿卿清河縣公張宥。贈戶部尚書鄧景山。贈禮部尚書程鎮之。贈尚書左僕射蕭國公班宏。贈太子太傅劉從一。贈刑部尚書周皓。贈吏部尚書劉

贊。贈僕射劉公濟。故兵部尚書顧少連。贈太子少保衞次公。贈工部尚書劉伯芻。故太子賓客李翼。贈尚書右僕射杜羔。贈左僕射王虔休。故華州刺史崔植。贈戶部侍郎裴潾。贈左僕射王紹。贈司空高承簡。故宣州觀察使穆贊。

僖。賈湖受諫曰僖。小心畏忌曰僖。小心恭慎曰僖。贈左衞將軍考城縣伯獨孤開遠。贈工部尚書彭城郡公劉審禮。

隱。隱拂不成曰隱。明不治國曰隱。懷情不盡曰隱。贈太子建成。貞觀二年三月。有司奏謚息王爲戾。上令改謚議。杜淹奏改爲靈。乂不許。乃謚曰隱。贈刑部尚書韋渠牟。贈太尉韓宏。

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年中早天曰悼。贈司空鄭王元亨。贈益州大都督蜀王愔。贈益州大都督原王孝夏王一。

襄。辟土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贈幷州大都督莒國公唐儉。贈開府儀同三司邳國公長孫順德。贈荊州都督譙國公柴紹。贈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宏基。贈荊州都督平陽縣公王長諧。贈幷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贈禮部尚書彭城郡公劉德威。贈左金吾大將軍邠國公姜行本。贈荊州都督鄖國公張公謹。贈荊州總管譚國公邱和。贈吏部尚書安吉郡公杜淹。贈工部尚書上原縣公賀蘭嵩。贈越州一督譙郡公周道務。贈荊州都督天水郡公邱行恭。贈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贈荊州都督懷寧縣公杜君綽。贈工部尚書中山郡公崔日知。贈太子少傅王承業。太子詹事吳仲孺。贈右僕射張暐。贈靈州大都督韓遊瓌。贈太子太傅劉

國公李叔明。贈刑部尚書任迪簡。贈司徒張建封。初。博士林寶謚曰忠。博士崔韶改謚曰義。

胡。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贈左監門大將軍應國公李粲。

愍。在國遭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在戎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贈恆山郡王承乾。贈幽州都督道國公周法明。贈工部尚書高彥昭。按彥昭初事李正已。及子納叛。彥昭以濮州降於河南都統劉元佐。納怒殺其妻子女七歲。見其母兄將就害。拜天而祝。乃問其故。曰。以天之神明。將有祈也。女曰。天如神明。豈使効順而旌戮也。不拜而死。上聞之。乃下太常議謚曰愍。

哀。恭仁短折曰哀。早孤短折曰哀。贈楚王智雲。儀王璲。穎王璬。懷王敏。涼王璿。汴王璥。

殤。未冠短折曰殤。短折不成曰殤。贈汇王顒。襄王重。

思。追悔前過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內外思索曰思。道德純一曰思。贈彭王元則。

荒。內年無穀曰荒。昏亂紀度曰荒。縱樂無厭曰荒。內外從亂曰荒。好樂忘政曰荒。從禽無厭曰荒。從樂不反曰荒。右衛大將軍贈歸義郡王阿史那咄苾。

剌。暴慢九親曰剌。愎狠遂過曰剌。不思妄愛曰剌。贈巢王元吉。

醜。怙威肆行曰醜。尚父贈太傅博陸郡王李輔國。

繆。名與實爽曰繆。贈司空留國公封德彝。太宗初謚曰明。後治書侍御史唐臨追駁曰。包藏之狀。死而後發。還加贈謚。未正嚴科。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之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乃謚曰繆。贈勝州都督執失思力。贈太子太保裴延齡。贈太子太保李程。

勇。率義恭用曰勇。率義死用曰勇。縣命爲仁曰勇。後身爲義曰勇。持義不撓曰勇。知死不避曰勇。贈潭州都督郇國公錢九隴。贈左武侯將軍彭城郡公吳志意。贈代州都督許洛仁。贈左監門將軍成三郎。贈靈州都督拓跋守寂。贈司空李懷讓。

莊。威而不猛曰莊。贈司徒虢王元鳳。贈幽州都督邢國公蘇定方。贈侍中明崇儼。贈太子詹事廣平郡公陸餘慶。贈司空崔元式。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

温。德性寬柔曰温。贈絳州刺史昌武縣子孔禎。贈禮部尚書扶陽縣子韋承慶。

良。小心敬事曰良。理順習善曰良。贈禮部尚書滑國公皇甫無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赴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能爲孝。乃謚爲良。贈中散大夫守少府監胡珦。贈故太子少傅閻濟美。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孫敞。

密。追補前過曰密。贈秘書監陽武縣侯蕭德言。贈司空陳國公竇抗。

縱。謚法無縱字。贈左衞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爲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謚爲縱。贈工部尚書馬暢。太常博士林寶議謚曰敬。工部郎中崔備駁議曰。謹按謚

法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同考行之義尚乖憂名之典未正事須更牒禮院請重議者且馬暢墳土猶濕物議尚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在春秋隱惡之義可也加史册虛美之命難乎況尚書都堂下議攸重奉常禮院考行須詳貴實當究其是非易名宜存乎褒貶夫國之禮法懸在不刊而文士多病於愧詞史臣或許其佳傳舊章既失後世何觀雖以禮之愛久無而亂名之貴豈絕幸稽前士用示後人其馬暢所謹爲敬請更參議尚書兵部員外郎韋奕駁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經正之敬以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勳推恩而受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嘗傾產交結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不信用生前與孤姪寡婦分居析財醜聲聞於時歿後使孽子孀妾被奸挾訟公言盜於庭此皆章著於視聽者何以謚爲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籌畫而暢揣摩著策無遺焉暢參計於閫庭之內苟所言屢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效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公之才略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得非繆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遊未知孰爲其田蘇耶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夫爲端士豈遊乎暢之門況謚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可紀非謂其曠日引月以至乎終身也廉方經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謚爲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尊其跡有以勸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黷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爲而爲之則宜乎貶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謚博士崔韶改謚曰縱議曰馬暢承籍故業歷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不能撫安嫂姪使之離析其干進也趨利如轉圜其居家也揉下如束濕故時論鄙之謹按諡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縱議謚爲縱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爲謚可也

恪。謚法無恪字。贈工部尚書楊昉。

果。謚法無果字。贈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

勤。謚法無勤字。贈廣州都督謝方叔。

靈。亂而不損曰靈。贈尚書右僕射朱忠亮。

厲。殺戮無辜曰厲。贈太子賓客于頔。太常博士王彥威議曰。于頔剛殺特立。博遊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爲從橫倜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烏鹵生稻粱。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無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不可隱。深則及泉。土幾周棺。水至露喪。頔悉命以官地收葬。當時稱之。爲蘇州。則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爲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有征。軍不乏見糧。師未嘗退北。剋吳房。則山生得賊將。遽以兵柄授之。推誠于人。有古將略。然惜其不得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于漢。頔遽命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抵于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頔之反旅于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宇。務求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頔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爲政之術。蓋初以利興害去爲己任。令行禁止。其源出于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赦。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云顯戮。人到於今而冤之。洎乎天恩下浹。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干罪貶官。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浸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愎狠遂過曰厲。請謚爲厲。或曰。太保由文學政事。而揚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爲厲。或有未安。愚以爲不然。夫類能而增。聖王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至於論譔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乎易名。則以優迹。春秋之義也。況援其功不足以補過。掩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謚之爲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尚書丞張正甫封勅疏奏不答。留中不下。然賜謚勅封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張正甫改爲同州刺史。所勅封取中書門下處分。宰相令都省收管。竟不施行。太常博士王彥威又上表云。臣聞古之聖王。立謚法之意。所以彰善惡。垂勸戒。使一字之褒。寵逾紱冕之錫。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禮典。而陛下勸懲之大柄也。伏以故太子賓客致仕于頔。頃擁節鄜。恣行暴虐。人神所怒。法令不容。擅舉全師。僭仿王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故臣定謚爲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爲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極。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

盡望徼倖且如頡之不法不道而陛下不忍焉臣恐將來不逞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頡者衆矣比其證也則又引頡爲例則陛下何以處之景恩發於前而獎生於後矣又臣比見長藩鎮服大除者舉多驕淫不道誅求自封貨足以藩身威足以鉗口而法吏顧望自處或不能糾虔天刑生前細已漏網沒未戮而就木若以李吉甫近嘗賜謚引之則吉甫之相也豈犯上殺人乎以頡況之恐非倫此如或以頡嘗入錢助國改過來覲兩使藩國可以贖論夫傷財而害人剝下以奉上進家財以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討征瘡痍不絕其後張茂昭以易定來程權以滄景來故國家高爵以勸戎臣申恩以餌來者而襄陽名鎮也于頡文吏也居肘腋之下有崛強之名賜之姻親始修覲禮豈可持此況彼而以朝覲爲功乎若然者則頡雖有游夏文學鼂黃政令班超之絕漠匡衡卜式之持錢助國終恐不足以彌縫惡跡降減罪名伏惟陛下以至聖至明之姿用無偏無陂之道恩由義斷政以禮成使襃貶道存徼倖路絕則天下幸甚右補闕高鍇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忠臣義士雖受屈生前死獲美名亂臣賊子雖竊位於當時歿加惡謚者所以懲姦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爲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況又墮其典法乎又臣風聞此事景徐泗節度使李憕奏請李憕勳臣節將陛下寵其勳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是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矣于頡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凶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邀遮天使當先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爲繆厲以沮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惡如此則是予頡生爲奸臣死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以爲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謚卻依太常謚爲厲使典法無虧國章不紊

信。謚法無

信字。贈工部尚書渾鍊。

毅。謚法無

殺字。贈尚書右僕射楊朝晟。

魏。克威捷行曰魏。

克威惠禮曰魏。贈太尉王鍔。

圉。威德剛武曰圉。贈太子少保張煦。

夷。安心好靜曰夷。克殺秉正曰夷。贈太子賓客羅珦。

頃。精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贈左散騎常侍房式。太常博士陸亘請謚曰頃。吏部郎中韋乾度駁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構難之初。兇邪叶謀。曖嘯相聚。年深事遠。百不計一。然而魂磊不平。鋒刺覺深者。藏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師奏授劍南西川支度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剖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訊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卻復此職。實故使太師薨歿。則劉闢潛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造謗怪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見公爲上相。盧文若爲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布滿郡縣。自以爲神授。非人力也。賊旬接賓客。肆談論。撫羣邪。申號令。未嘗不以是爲先。深自以爲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惑亂平民。堅壯兇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璞璞之宅。干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險阻。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爲浹洽之辭。激切嚮固。不然。何盤桓固根之甚也。故太師永貞元年八月薨。其時勍度被逐。攝簡州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追迴勒攝成都縣令。其時授闢西川節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圉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內鎮兵。張皇虛聲。熒惑郡縣。發兵七千。馬畜三萬。號爲十五萬人。轉牒遮尾以來。縣道郵次。酒肉畢具。芻糧無闕。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令下之曰妖氣坌興。下愚沸騰。貪冒奸賞。奔走叛命。肩摩轂擊。爭死恐後。當此之時。邛蜀震驚。田野廢。窴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睹。時賊圍逼梓州。久王師諸軍。稍稍繼至。猖狂兇寇。不復張矣。然常察式之爲人。柔而善佞。不顧不義。不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汙之德。雖元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以求謚焉。頃之爲謚頗乖前狀。請下太常重議。博士李虞仲重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四裴其說。蜀之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兇闢斷頭之有日。然爲其用者。乃救死于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歿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于劉闢。既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川也。

召所疑長者十數輩于庭將盡殺之而后去而式在其間賴倉皇之際闢黨有護持者僅免于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吾不信也不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無忌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任永之目不閑吉挹之口乃罪也無王皓棄家之心無譙元受毒之志其罪也闢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曰顧式說一夢以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于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輒以下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馮信不足貴也意者將不可以必死望人乎始不以不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證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于刑罰不中正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惚之夢駁議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詔示後世也皐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肢體于一時猶須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于千萬年歟唐誥曰敬用乃罰請依前證爲頃

複字證

懿德贈太子郡王重潤

節愍贈太子重俊

貞元年十月太府少卿韋湊上疏曰臣聞王者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攸敘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惡惡者設刑罰以懲之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證以褒貶之所以勸戒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簡微獲用管蔡爲戮證者有臣證其君子證其父而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臣竊見故太子重俊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騎騰紫禁兵指黃屋孝和移御元武門避其銳兇威既逼躬出樓門親降德音以諭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爲順或迴兵討賊或投伏自拘多祚等伏誅太子逃竄向使同惡相濟以成不道其爲禍胡可勝言於時臣仟將作少匠兼通事舍人明日孝和皇帝引見羣臣兩淚交集曰幾不共鄉等相見其爲危懼不亦甚乎今聖朝雪罪禮葬證爲節愍臣竊惑焉當時韋氏逆節未彰韋則母也太子豈有廢母之理乎又非中宗之命而廢是劫父廢母也借使聲言父有榮紓之行人子無廢殺之理漢武末年江充爲巫蠱陷太子遂矯節斬充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

父。然身死於湖。不葬無謚。至太子孫立爲天子。是曰孝宣。太子方獲葬謚曰戾。今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猶子也。而可謚爲節愍乎。伏望改謚。務合禮經。

惠莊。贈申王撝。

惠文。贈岐王範。

惠宣。贈薛王業。

靖恭。贈榮王琬。

恭懿。贈興王侶。

昭成。贈睿宗皇后竇氏。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加后謚曰大昭成。禮部員外郎崇宗之駁曰。昭成皇后謚。宜引聖眞冠后謚之上。而誤加大字。非也。若取單謚配之。應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謚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眞昭成。且太穆皇后。武德元年五月。追謚爲穆皇后。貞觀元年五月六日。又追尊爲太穆皇后。上元中。又追尊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貞觀年中謚曰文德。上元中。追尊文德聖皇后。即後漢皇后紀。范煜論明矣。太常議曰。范煜者。書每引帝號。標於后謚之上。自是一紀事標目。何關連謚舊名。考德撰行。須存本跡。豈有婦人立操。必與夫同。夫尊婦卑。沒便連謚曰名。不可之甚也。漢諸后單謚者多。陰后曰烈。馬后曰德。鄧后曰思。章忠所引溥后謚曰高。皇后豈非大謬乎。且桓帝懿獻皇后。帝謚元非后謚。曰欲將桓帝兩字爲懿之謚。其可得乎。入廟稱后。后繫於夫。后薨稱太。義緣於子。文母既生前之名。文王既沒之謚。周公達禮。豈令夫從於婦乎。意爲太常定之。

惠文。贈昭容上官氏。景雲二年七月。追謚。初。昭容常引弟王昱爲拾遺。昱謂其母鄭氏曰。主上住在房州。則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興天之所興。不可二也。而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爲上所仁。而附會三思。誠破家

之徵。願姨思之。鄭以爲然。言於上官。上官笑曰。昱之經言。勿復信之。及三思被誅。李多祚牽韋氏及上官。上官始懼。以昱言有徵。遂乃歸心王室。及草中宗遺制。引相王輔政。及難作。以草本呈劉幽求。幽求言於元宗。元宗不許。命殺之。以其有功。故此追贈。開元初。元宗收其舊文。勒成集。令中書令張說親爲其序。

貞烈贈魯國夫人楊氏。按楊氏天后母也。

孔夫子。追謚文宣。殷臣複。追謚忠烈。周太公。追謚武成。

朝臣複謚

文獻贈司徒申國公高士廉。贈幷州大都督樂成縣公劉仁軌。贈太子少保梁國公姚崇。贈太尉博陵王崔元暐。禮部尚書徐國公劉幽求。贈司空趙城縣公裴耀卿。贈荆州大都督始興縣公張九齡。贈司徒贊皇縣子李栖筠。贈尚書右僕射鄭珣瑜。太常博士徐復議。請謚珣瑜文獻。兵部侍郎李巽駁曰。夫謚所以昭德也。德既昭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端操特立。寡言愼行。及居台司。有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謇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哉。竊以兩字之謚。或有兼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起焉。然而興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謚。竊所未喻。請下太常重議。博士徐復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治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跡。當時罕儔。所以表賢易名。實曰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合而襲之。厥有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於再三。以勤事君者。今奉駁議。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謇諤。且曰二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之

事。愚以爲巽之駁。所謂進拔者。豈不以推擇羣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銓衡。既當鈞軸。流品式敍。英髦在朝。若無奬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愼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體不平。奸臣王叔文擅權作朋。將害於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詣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欲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旌不及。國賢人君子。廣愛爲心。莫不開稱物之源。布厚生之政。矜者恤災患。免逋租。亦既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珣瑜之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於蹇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爲京兆尹。殊恩晝接。賞倖無比。而實以羨餘稱職。莫之敢非。珣瑜衆詰所由。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讎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蹇諤矣。伏以國朝宰輔謚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元齡謚曰文昭。狄仁傑謚曰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瓌宋璟。張說崔祐甫。並謚曰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並曰文獻。李元紘。韓休。並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愼曰文成。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元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其正矣。我唐聲明文物。垂二百年。更閱羣才。發揮王度。豈議名之典。獨未得中耶。不然。何輕沮之爲。駁正所謂。但當論謚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皆允宜。雖二字何害。如韋巨源附會兇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則悅服。今既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苟而已乎。若云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矣。夫威烈愼靚。周王之文。謚也。文成漢祖之佐命也。霍光爲宣成。孔光爲宣烈。中代之勳德也。劉寬爲昭烈。楊賜爲文烈。東都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況文之爲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接禮焉。有寬立不懾。堅強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焉。夫匪一端。各有所當。若皆俟四伯季孫之德。然後可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歜之類。皆不爲文矣。故誄謚之制。因時旌別。有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爲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參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謚曰文獻。兵部侍郎李巽再議曰。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傳。蓋欲指明事業。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而揚其善。故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召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威烈愼靚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元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子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是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記之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謚。夫禮記非盡聖賢之意。非盡宜尼之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爲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宜尼之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

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衞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前珣瑜和茂修整。始終無缺。可謂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今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王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避賢地。其劉仁軌。薛元超等加字之謚。皆黷國典。而昧彝倫。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爲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世。致治平之化。或忘身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比。以典選爲進善。以辭疾爲嫉惡。皆尚口爲辨。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爲進善耶。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資置署。謂爲進善。皆異乎余之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而終。豈僞疾也哉。借使僞疾。猶可責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尤欲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居平則享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退。以此爲是。非之明。卽董狐之書趙盾爲妄作也。珣瑜之辭疾可責。而太常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之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病。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啟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忠規激發。恐有過於此者。今第舉其詰李實。未爲多也。謂爲蹇諤者衆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慚色哉。前巽議云。三代兩漢。無兩字之謚。此未學之過也。無苟令君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蹇諤。以珣瑜之行清而無缺。可謂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故不足斥也。前巽之言過也。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元齡。言不在珣瑜也。巽雖不敏。而於言謚美以惑人聽。此當所激而不平也。終不欲有以齒於蕭何房元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譬。言悟主茂績殊勳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以矯之也。不矯之。則遂迤遂遠。後至於亂制也。此有國之誠也。若威烈。愼靚。孔光。劉寬。薛元超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元齡。魏徵。前有司之過也。後之專筆削者。宜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典禮寖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謚。請下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俟再告。竟從復議謚文獻。

文貞贈太尉鄭國公魏徵。贈司空許國公蘇瓌。贈尚書左丞相兗國公陸象先。贈太尉廣平郡公宋璟。贈

太師燕國公張說。太常卿初謚爲文貞。左司郎中楊伯威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存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顛乖周愼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石。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謚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道也。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議。請依太常爲定。衆論未決。上爲制碑文。賜謚曰文貞。衆議始定。

贈太傅崔祐甫。贈太子太師牛僧孺。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白敏中上疏請行贈謚。上從之。請下太常謚之。

文懿。贈禮部尚書永興縣公虞世南。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勅。虞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宏益。易名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謚懿。未盡其美。可謚曰文懿。

贈太師韓國公苗晉卿。初。太常謚爲懿獻。及勅出。改爲文懿。

贈司徒李回。贈太尉王起。

文昭。贈太尉梁國公房元齡。贈司徒鄭畋。

文忠。贈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褚遂良。贈太子少傅清水縣男李元紘。贈太子少師宜陽縣子韓休。贈司徒魯郡公顏眞卿。

文康。贈太常卿陽翟縣公褚亮。

文惠。贈司空梁國公狄仁傑。

文憲。贈尚書右僕射許國公蘇頲。贈太尉衞國公杜鴻漸。

文成。贈荆南大都督漁陽縣伯盧懷慎。

文孝贈禮部尚書王珣

文簡贈司徒楊綰　初太常謚楊綰爲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駁曰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爲列辟之明典也可不愼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事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黨壞綱紀心二於君既懼其疑因而疏間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正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晏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亦明矣洎元載將謀不忠罔聖敢聰嘗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澤不及於下爲行路所歎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寥寂起悟禁閉謨猷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使防河之人家聞采葑之歎近甸諸邑多興祈父之憂豈慈惠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世闕敬祖之禮位極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列聖通則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別勅謚爲文簡　贈司空鄭肅

懿文贈太子太保薛元超

景武贈司徒衞國公李靖

貞武贈太尉英國公李勣

忠武。贈司徒鄂國公尉遲敬德。贈太師汾陽郡王郭子儀。贈太師西平郡王李晟。

莊武。贈太傅北平郡王馬燧。贈太師劉濟。

武烈。贈太尉霍國公王思禮。

忠獻。贈太師魏國公裴光庭。開元二十三年。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道。請謚爲克。光庭與蕭嵩不叶。時人以爲希嵩意上聞。特下詔賜謚光庭曰忠獻。

忠簡。贈太尉安定王武攸暨。

忠烈。贈中山郡公王晙。贈太子少傅薛景仙。贈太尉段秀實。興元元年二月謚忠烈。初。朱泚盜據宮闕也。泚以秀實嘗爲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奬遇。遂皆許諾。泚時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印倒印符以追兵。還至洛驛。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迴。秀實謂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爲繼。而令言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被面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至。遂遇害焉。至是加褒贈。贈太師王武俊。贈太尉張允伸。

忠壯。贈揚州大都督褒國公段志元。贈瀛州刺史平原縣公劉感。

忠孝。贈尚書右僕射邠國公韋陟。

忠貞。贈司空邠國公韋見素。

忠惠。贈戶部尚書太原縣公王翃。

忠勇。贈武威郡王李嗣業。

忠肅。贈太傅鄭國公韓滉。贈太子太師王處存。贈觀軍容使楊復光。

貞褊。贈司空宋國公蕭瑀。太常初謚曰德。尚書省謚曰肅。太宗以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眞。更據實謚曰貞褊公。

貞穆。贈工部尚書范陽郡男張廷珪。贈司空李珏。

貞肅。贈尚書右丞相魏縣公杜暹。初謚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都官員外郎韋庸。廉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常所謚。不盡其行。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縗受職。事雖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肅。

貞簡。贈太傅汧國公李勉。贈司徒李藩。

貞烈。贈侍中潁川縣公韓瑗。贈兵部尚書盧奕。太常博士獨狐及議曰。盧奕剛毅樸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沒於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脫羿轂。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仗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窘力屈。以朝服就死。猶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色。西面辭君而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慰。奕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元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

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貿禍。以爲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之任。切於元冥之官。分官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與能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案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貞憲。贈太傅趙憬。

肅愍。贈泰州都督平陽王敬暉。

昭定。贈太常卿河東郡公薛訥。

恭肅。贈益州大都督河東郡侯張嘉貞。贈故刑部尚書右僕射李遜。

獻穆。贈太尉冀國公裴冕。

襄愍。贈戶部尚書史翹。

簡懷。贈開府儀同三司王琚。

成肅。贈太保張延賞。贈太傅薛平。

莊威。贈司空李元諒。

獻武。贈太師張茂昭。

威武。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贈司徒高崇文
忠穆。贈太保嚴震。贈太傅王景崇。
襄武。贈太尉劉悟。
敬勇。贈司空李昭德。
毅勇。贈禮部尚書崔無詖。
忠愍。贈司徒武元衡。贈故鎮州節度使太師田宏正。
貞惠。贈禮部尚書劉通。
貞孝。贈太子太保權皐。贈太師崔安潛。贈司空楊於陵。
宣憲。贈司空杜黃裳。
宣簡。贈吏部尚書崔邠。
景襄。贈司徒王士貞。
懿穆。贈太尉烏重允。
元靖。贈太傅賈耽。
恭惠。贈太傅董晉。贈司徒竇易直。

繆醜贈尚書右僕射韋綬博士劉端夫謚通醜博士權安復謚爲繆醜

武烈贈司徒曲環

安簡贈太傅杜佑初太常博士柳應規謚佑忠簡博士尉遲汾又議曰佑之寬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於物類其能考終得不爲寬容乎和好不爭自卑仕而極重任一心於治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爲一德不懈乎請謚爲安簡

靈愍贈兵部尚書盧虔

成縱贈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太常博士崔韶請謚曰荒左司郎中韋宏景請下太常重議博士王炎改謚成縱二議交持故事不行爾後太常王彥威議曰元載謚成則不得爲縱謚縱則不得爲成成縱兼施美惡齊致考之常法實不通經夫蕭瑀謚貞詔命加褊事出恩制不可據依爾後崔韶以平厲謚楊炎以壯繆謚伊慎此皆惑於貞褊混淆不可之文詳在駁議今明其說恐誤後來事寢不報

平厲贈故左僕射楊炎初謚肅愍左丞孔戣駁請下太常重議太常博士崔韶請謚曰平厲刑部侍郎劉伯芻又駁請下太常更加議定太常未報

壯繆贈太子太保伊慎崔韶請謚曰壯繆吏部尚書韓皋駁議未報

宣武贈太師范希朝太常博士馮定請謚忠武禮部員外郎王源中駁請下太常重定太常請如前謚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塾改謚宣武未經會議聞奏故不載其文

恭懿贈禮部尚書齊映贈司徒李吉甫太常請謚吉甫曰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舉其巨節蔑諸細行昭範當世彰示後人然後書之垂於

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焉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李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知含章炳文變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而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袞大權在己沉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詔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翊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紡婦不得在桑耗賦斂之常資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流血瘠骼成岳酷毒之痛號呼無辜勦絕羣生逮今四載禍亂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得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著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記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取其所輕而捨其所重錄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愼才以輔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於內豈不近之匿愛乎烏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曰敬者夙夜警戒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於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亦未爲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勅謚曰恭懿

莊肅贈太師北平王羅宏信

孝穆贈左僕射楊嗣復

昭襄贈太子太師崔圓

貞壯贈尚書令羅紹威

雜錄

貞元十一年司徒馬燧葬有司謚曰景武上曰景太宗皇帝謚改莊武可也

元和三年鎮州王士貞薨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謚太常博士馮宿以爲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請加美謚從之

其年正月中書門下上言故中書令漢陽郡王張柬之故侍中平陽郡王敬暉故中書令扶陽郡王桓彥範故中書令博陵郡王崔元暐故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己等五人得史館報並未有謚詔張柬之等皆書勳國史配饗廟庭賜謚易名義光百代宜令所司卽與定謚聞奏時柬之曾孫曛以謚事詣中書陳訴宰臣上聞因令有司授曛官四月有司奏上功臣五王謚謚議請謚張柬之爲文貞桓彥範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元暐爲文忠袁恕己爲貞烈從之

五年二月考功奏當司三品以上準格合請謚官準貞元七年格文奉寶應二年正月十八日勅節文佐史錄行狀陳請考功詳覆訖下太常定謚者近日以來撰錄行狀多非佐史既乖事實又違格文伏請從今以請謚行狀準勅文須是佐史勅旨宜令門下佐史撰錄行狀以憑詳覆

十四年都省奏請謚家子弟及門生故吏請立限未葬以前陳狀其家在遐遠及別有事故者任至一年內陳狀到考功一月內檢勘下太常禮院受牒後一月內定牒報考功毓德邱園節行特異無官及位卑者任所在長吏奏請仍許不拘年限未立節限以前合請謚未請者家在城者任六箇月內於所司申請

家在外者。亦許至一年內申請。立節限後。如過限久。全不請謚。其中有善惡尤著。可存勸誡。請委考功訪察行實。便請牒下太常禮院定謚。庶使善必見稱。惡無幸免。都省奏。伏準太常博士李虞仲奏。凡官秩合得請謚者。必先葬期請於考功。牒送太常寺禮院。與後一月內定謚者。伏奉三月二十五日勅。宜令尚書都省與考功及太常禮院更審條流。明立節限聞奏者。今與考功郎中蕭祐。太常博士李虞仲等商議。具條流節限如前。勅旨依奏。

唐會要卷八十一

勳

舊制。勳官上柱國已下。至武騎尉爲十二等。有戰功者。各隨高下以授。岑文本謂資高而勳卑者。皆從卑敍。至貞觀十九年四月九日。太宗欲重征遼之賞。因下制。授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無由勸奬。今討高麗。其從駕爰及水陸諸軍。戰陣有功者。並特聽從高品上累加。六軍大悅。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二日。置驃騎大將軍。爲武官散位。從一品。

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品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

龍朔五年七月詔。諸王子承嫡者封郡王。出身從四品下。衆子封郡王。出身從五品下。

咸亨五年二月。以國初勳官名號。與今日不同。乃下詔申明。各以類相比。武德初光祿大夫。比今日上柱國。左光祿大夫。比柱國。右光祿大夫。及上大將軍。比上護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將軍。比護軍。銀青光祿大夫。及上開府。比上輕車都尉。正議大夫。及開府。比輕車都尉。通議大夫。及上儀同三司。比上騎都尉。朝請大夫。及儀同。比騎都尉。上大都督。比驍騎尉。大都督。比飛騎尉。帥都督。比雲騎尉。都督。比武騎尉。

神龍元年十月三日勅。賜爵勳階與國公者。累至郡公外。餘爵聽迴授子孫。若制勅四階。先是三品已上

者。每階迴賜爵一級。如及郡公外。亦許迴授。即計階至正六品上。及正四品上。准格例未合入五品三品者。每一階迴賜勳一轉。

開元十七年十月。諸敍勳應加轉者。皆於勳官上加。若無勳官。一轉驍騎尉。敍三品於飛騎尉。敍四品於雲騎尉。敍五品已下於武騎尉。敍其官當及免官。免所居官計。隆卑於此法者。聽從高敍。司勳格。加累勳。須其小勳攢銜送中書省及門下省勘會。并注毀小勳甲。然許累加。授武騎尉。每一轉加一等諸勳官。犯除名應敍者。二品於驍騎尉敍。

二十四年二月五日勅。諸刺史縣令。與朕共治。情寄尤切。等數宜加。諸州都督刺史五府長史都護及縣令。每有制加勳階賜物。并同京官。

太和四年五月十五日。司勳奏。應考少未合敍三品階人。准格請迴階充勳者。每階聽迴勳充一轉。如申文解到省。檢勘差錯。其勳便請落下。

會昌五年正月制。上柱國。前代勳謂之八柱國。品居第一。宜峻寵章。自後非特恩。不在累敍之限。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勅。司勳所掌勳。及十二轉。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等勳。有遷陟以顯勤勞。近年已來。止述柱國。恥轉輕車。殊不知上柱國已比二品。上輕車已比四品。官既敍烈。勳亦近隆。今後宜復故事施行。庶止僥倖之路。

階

舊制。敘階之法。有以封爵。謂嗣王郡王初出身從四品下敘。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縣公侯及伯子男遞減一等。有以親戚。謂皇帝緦麻已上及皇太后周親。正六品上敘。皇太后大功親。皇后周親。從六品上。皇帝祖免。皇太后小功緦麻。皇后大功。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緦麻。皇太子妃周親。從七品上。外戚各依本服降二等敘。娶郡主。正六品上。娶縣主正七品上。郡主子出身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敘。有以勳庸。謂上柱國正六品上敘。柱國已下遞減一等。有以資蔭。謂一品子正七品上敘。至從三品子遞降一等。四品五品各有從正之差。亦遞降一等。從五品並國公子。八品下敘。三品已上蔭曾孫。五品已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散官同職事。若三品帶勳官。即依勳官品同職事蔭。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郡縣公子准從五品孫。縣男已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子孫。准正三品蔭。有以秀孝。謂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敘。已下遞降一等。至中上第。從八品下。明經降秀才三等。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第降一等。若本蔭高。在秀才明經上第。加本蔭四階已下。遞降一等。明經通二經已上。每一經加一階。及官人通經者。後敘加階亦如之。凡孝義旌表門閭者。出身從九品上敘。有以勞考。謂內外六品已下。四考滿皆中中考者。進一階。每中上考。又進一階。每一上下考。進兩階。若兼有下考。得以上考除之。應入三品五品者。皆待別制而進之。不然則否。

乾封元年正月十日勅文。內外官九品以下。加一階。七品以上。宜加一階。八品已下。更加勳官一轉。泛階自此始也。至宏道元年十二月四日赦文。見任內外官五品已上。經四考。及守五品經三考。六品以下。計滿三考。政有清勤。狀無私犯者。各加一階。

蘇氏記曰。乾封以前。未有泛階之恩。應入三品者。以恩舊制特拜。入五品者。因選敘計階至朝散大夫

已上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取。餘並從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者。卽一切聽加。自乾封已後。有泛階入五品三品。

永淳元年正月詔曰。比來文武官計至三品。一計至者。多未甄擢。再計至者。隨例必升。賢愚一貫。深乖奬勸。今後一計至已上。有在官清愼。材堪應務者。所司具狀錄奏。當與進階。若公正無聞。循默自守。及未經任州縣官。雖再經計至。亦不在加階之限。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四日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取出身歷十三考已上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六品及七品已上清官者。應入三品。取出身二十五考已上。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四品者。自外縱計階應入。並不在進階限。其奇才異行。別効殊功者。不拘此例。至開元十一年二月五日勅。自今以後。泛階應入五品。以十六考爲定。及三品。以三十考爲定。其名賢宿德。及異跡殊狀。雖不逢泛階。或應遷改之次。年考與節限同者。亦以名聞。仍永爲常式。至其月二十八日。內外官承泛階應入五品者。制出日。經三十考。見任四品官。本階正四品上。其考須先已申考訖。階須已授告身。其新考雖未校成。檢勘無勾留私犯。亦許通計爲考。其殿中侍御史。補闕。詹事司直。京兆河南府判司。太常博士。應入品。並同六品官例。

證聖元年。懷州獲嘉縣尉劉知幾上表曰。臣聞君不虛授。臣無虛受。授受無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皆聖賢之通論也。惟漢世有賜爵一級。恩澤封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非是頻煩渥

澤每歲常行者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於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內具寮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無功獲賞。徼倖實深。其釐務當官。尸素尤衆。每論說官途。規求仕進。不希考第取達。唯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帶。先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勳一轉。明日饗宣陽觀。多應賜給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己力。受之者不以爲慙。至於朝野宴聚。公私集會。緋服衆於青袍。象板多於木笏。望自今後。稍節私恩。使士林載清。人倫有敍。

聖歷二年三月制。有能通九經者。特授朝大夫。通三經已上者。進兩階。並隨材擢用。

神龍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六品已上官。緣州縣改入上中下階品。與元授不同者。宜依舊任考滿日。依本資選敍。不須改動者。

開元三年八月十七日勅。官不濫昇。才無虛受。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左賢右戚。豈資於繆賞。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受自先朝。頗虧前式。穠華甫降。紫艾先登。不循舊章。有紊彝典。宜遵古訓。以革踰弊。俾九族無私。千官有敍。自今已後。駙馬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

大歷十三年正月。特加朝議郎守門下侍郎平章事常袞九階。爲銀青光祿大夫。

貞元二年十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張濛奏。伏准貞元元年十一月制。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者。臣謹詳制旨。本以三品已上。其階已貴。故賜爵。四品以下。其階未貴。故加階。伏緣請條。不標所限。司

封據品。通取職官。其有官是三品已上。階是四品已下者。遂以階敍階。又以官敍階。爵比於官。階等者受賜偏優。臣欲准狀覆成。則慮於比濫。檢條破格。復無以依憑。官既隨用則遷。階乃累考方至。泛恩敍爵。理合從階。若許兼約職官。伏恐競爲覬倖。臣今謹具賜爵例如前。望爲永式。勅旨依奏。

三年正月。中書舍人高參奏。准貞元二年十月勅。准制。三品已上。賜爵一級。並以三品階爲限者。其有以五品受賜者。並未標格限。所司檢勘不備。其貞元元年十二月制。五品已上賜爵一級。亦請以五品爲限。仍望爲常式。依奏。

六年六月。吏部奏。准格。內外官承泛階應入五品者。制出日。須經一十六考。見任六品官。本階加正六品上。應入三品者。制出日。經三十考。見任四品官。本階加正四品上。自建中元年六月初。有特勅。諸道將士。准制加泛階爵勳等。特許不檢勘注擬。其正員官不在此限。日後有司因循。以例破格。應試官敍階。並不限官品。其中或官是九品。階稱朝議郎。或官是六品。階稱正議大夫。加一泛階。並入三品五品。伏以元勅制令不檢勘。無不限官階之文。若以例判成。卽階。違格令。請別立條限。漸歸舊章。應將士兼試官敍泛階奏。勅已到。令入三品者。矜其勞効。須有優奬。其官階相當。並請不限考數。檢當任一銜有實。許與結敍。其階高官卑者。請准格處分。

十年五月勅。諸軍功狀內。其判官等既各有年限。並諸色文資官。不合軍行。自今以後。更不得敍入戰功。

其掌書記及孔目官等亦宜准此如有灼然功効可錄任具狀奏聞

十二年四月裴延齡自朝請大夫特加銀青光錄大夫

十五年十二月勅內侍省自今以後高品官白身等官至五品已上合結朝散大夫等階及准格母妻合得邑號幷結階累勳階者並宜當司磨勘具銜奏來

元和十三年六月制書云舊例皆云三品以上賜爵三品爲銀青光祿大夫雲麾將軍已上若職事官雖是三品散官四品以下並不得敍爵但有三品以上散官雖四品職事官並合敍爵其所敍爵止於郡公其郡公更蒙賜爵卽聽迴授其國公及封王並須特恩不在敍限其國公及封王准賜爵亦聽迴授其制書中有諸色職掌臨時處分其職掌卽不限高卑准制便敍有司更不得妄授須三品階例近日有司起請中往往有言其敍爵須限職事三品官此乃深昧典章紊亂綱紀其敍階據制書舊例四品已下階四品謂正議大夫忠武將軍都不繫職事官內外官敍三品者皆須文武散官至四品上敍五品者皆須文武散官至六品上如四品階幷是通議大夫壯武將軍以下六品階承議郎昭武副尉以下雖制書中累加散階亦在不敍三品五品之限如一制中累加散階亦不得先敍一階至正議大夫忠武將軍朝議郎昭武校尉因續取制書中所賜皆敍三品五品永宜禁斷如兩制書日月相近亦准前不得累敍直須制書出時以正議大夫忠武將軍朝議郎昭武校尉已成方得敍三品縱制書中有優勞合加數階入三品

止於銀青光祿大夫。雲麾將軍。入五品至於朝散大夫。游擊將軍。不在累敍。金紫光祿大夫冠軍大將軍以上階。並須特恩。不合累敍。其外命婦封內外官母妻。各視其夫及子散官品令。不得約職事官品。文武五品階爲縣君。四品階爲郡君。三品已上階爲郡夫人。卽止。其國夫人須待特恩。不在敍例。如至郡夫人。又有制書賜封。卽改爲郡夫人。受新恩履歷而已。

十三年六月。中書省奏。應敍錄將士兼試官。加泛階入三品五品。伏准貞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所奏。具有科條。近日因循。多不遵守。遂名器具濫。昇進無章。須重申明。冀絕僥倖。自今已後。應敍錄入五品三品階者。並請准前勅處分。其正三品以上階。准格式須有特恩。不在用考累敍之限。從之。

會昌四年正月。內侍省奏。內侍省敍階長定格。著紫供奉官。及衙內有賜紫官。敍階不得過金紫光祿大夫。著緋供奉官。及衙內有賜緋官。敍階不得過正議大夫。著綠供奉官。及衙內有賜綠官。敍階不得過朝議郎。勅旨。內侍省官敍階。起今以後。宜依前件。其會昌二年四月准制合與擬階者。便依此處分。其衙內無賜緋官。先校朝散大夫以上階者。宜令仍舊。不得卽與改轉。以後如有特恩。勅別宣與改轉者。卽不在此限。永爲定規。

用廕

景龍二年七月七日。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許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廕。制令施行。

開元四年十二月勅諸用蔭出身者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正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蔭一等（死王事者與正官同）散官同職事若三品帶勳官者即依勳官蔭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四品五品帶勳官者不在蔭曾孫之限）郡縣公子准從五品蔭縣男已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即二王後子孫准正三品蔭戶部格勅應用五品以上官蔭者須相銜告身三道若歷任官少據所歷任勘如申送人色有假濫者州縣長官上佐判官錄事參軍並與下考仍聽人糾告每告一家賞錢五十千錢出蔭人及與蔭家

天寶三載九月二十七日詔頃敘功勞累增勳級上柱國外許及周親（是謂賞延）載榮宗族迴充賜物匪厚朝恩其准格上柱國外有餘勳無周親折給賜物宜停仍永爲常式

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內外文武官五品已上官父祖無資蔭者其所用蔭宜同子孫用蔭之例

大中十四年十二月鄭薰爲吏部侍郎時有德音官階至朝散大夫許封贈至正議大夫蔭一子至光祿大夫門設棨戟一日內侍省高品以階至正議請蔭子仍較大歷中魚朝恩舊例薰批曰正議大夫誠宜蔭子比同高品不拘此例（自是無復請者）

考上

武德二年二月。上親閱羣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上初受禪。以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綱上疏論諫。伏伽亦諫賞獻琵琶弓箭者。及請擇正人爲太子諸王師友。皆言詞激切。故皆陟其考第。以旌寵之。

貞觀三年。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巡按勘問。王珪不伏舉按。上付侯君集推問。秘書監魏徵奏稱。必不可推鞫。且元齡王珪。國家重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兩人不當。終非有阿私。若卽推繩此事。使不可信任。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初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已瞋怒。非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治體。不敢有所阿爲。遂釋不問。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竊見流內九品已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令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次爲中上。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勅。散位一切以門蔭結階品。然後依勞進敍。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每一考上中。進一階。一考上上。進二階。五品已上。非特恩。刺史無進階之令。

上元二年。大理寺丞狄仁傑考中上。考使尚書左僕射劉仁軌以新任不錄。大理卿張文瓘稱獨知理司之要。仁軌乃驚問公斷幾何獄。文瓘曰。歲竟。凡斷一萬七千八百人。仁軌乃擢爲上下考。

三年。滕王元嬰爲全州刺史。頗縱驕逸。動作無度。高宗書戒之。極爲至切。又勅之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開耀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縣令有聲績可稱。先宜進考。員外郎。侍御史。京兆河南判司。及自餘清望官。先於縣令內簡擇。

開元三年正月五日勅。內外官考滿。所司預補替人名。爲守闕。特宜禁斷縱後有闕。所由不得令上。

其年六月八日勅。刺史能否。郎官御史出日較量。殿最定爲五等奏聞。考集日。考使與左右丞戶部長官重詳覆類例。考限內錄奏。以憑升黜。

四年四月七日勅。選人既多。比銓注過謝了。皆不及考。遂使每一年選人。卽虛破一年闕。在於公私。俱不利便。自今已後。官人初上年。宜聽計年終以來滿一百日。許其成考。仍准遷考例。至來年考時併校。永爲常式。

十四年。御史大夫崔隱甫充校外官考事。舊例。皆委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

十七年三月。中書舍人張均。其父左丞相說校京官考。時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道。載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信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以上下。

又刑部尚書盧從愿。頻年充校京官考使。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檢戶口功。本司校上下考。從愿抑不與之。頗以爲恨。遂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頃。上嘗擇宰相。有薦從愿者。以此遂寢。

十八年勅。京官考滿帶祿選。有本司要籍。奏留請不用闕者。所有選數。不須與成勞。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勅。諸州考使六品已下。朔望日朝。宜准例賜食。

二十八年三月二日勅。先是。內外六品應補授官。四考滿待替爲滿。是日制。令以歲爲滿。不待替。縣令知倉庫供奉伎術及充綱領等。不在此限。至其年十二月十六日勅。內外六品已下官。依舊待替。其無替者。五考滿後停。

天寶二年八月五日。考功奏。准考課令。考前薘事。不滿二百日。不合成考者。薘事謂都論在任日。至考時有二百日。卽成考。請假停務。並不合破日。比來多不會令文。以爲不入曹局。卽爲不薘事。因此破考。臣等參量。但請俸祿。卽同薘事。請假不滿百日。停務不至解免。事須卻上其考。並合不破。若有停務逾年。不可

更請祿料。兼與成考。勅旨。從之。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勅。所校內外官考。准令。京官正月三十日進單數。二月三十日進挾名。外官二月三十日進單數。三月三十日進挾名。自今以後。並了日一時挾名奏。不須更進單數。至六月七日。吏部侍郎李彭年奏。准例。出身已來至合檢覆中間。已敍五品。勘責皆有所憑。今重檢尋。恐爲煩擾。如曾經勘責敍成者。請從五品以下勘檢。其五品已前。但勘考數足。卽爲進敍。勅旨。依。

乾元二年二月。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晉卿李麟李輔國考辭。

寶應元年十月。吏部奏。准今年五月勅。州縣官自今已後。宜令三考一替者。今數州申解。疑三考後爲復。待替到爲復。便勒停請處分者。今望令已校三考官。待替到。如替人不到。請校四考後停。

二年正月。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司。京察連御史臺。分察使外察。連諸道觀察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其功過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勸者。按成卽報考功。至校考日。參事跡以爲殿最。閏月考功又奏。內外員外郎官等除。合在定數外。准勅並任其所適。既不入曹。無憑檢考。比來或有申者。卽與見在同奏。檢勘之時。成破不一。文案混雜。條流未明。臣等商量。望請自今以後。內外文武員外同正及試官。除合在任外。一切不在申校之限。並聽從授日計考。准中中例敍用。從之。

大歷十三年正月勅。捉獲造僞及光火強盜等賊。合上考者。本州府當申刑部。建中初。嚴震爲興鳳兩州團練使。理行爲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二年六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奏。准六典。中書舍人給事中充監中外官考使。依奏。至三年閏正月。復置監考使。

貞元元年九月。以刑部尚書關播。吏部侍郎班宏。爲校內外官考使。

其年十二月勅。六品以下。本州申中上考者。納銀錢一千文。市筆墨朱膠等者。元置本五分生利。吏部奏。見有餘。自今以後。其外官京官考錢。並請勅停。依奏。

二年九月。考功奏。校京官外官考使。准舊例差定聞奏。勅。其校考使宜停。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校定。

三年三月詔。以停減天下官員。其停官計日成考。兩考者。准舊成資。准常式。兩考以下。至來年五月三十日處分。

四年正月勅文。九品已上正員。及額內官得替者。委諸長吏聞薦。見任者三考勒停。

七年八月。考功奏。准考課令。諸司官皆據每年功過行能。定其考第。又准開元天寶以前勅。朝官每司有中上考。亦有中中考。自三十年來。諸司並一例申中上考。且課績之義。不合雷同。事久因循。恐廢朝典。自今以後。諸司朝官。皆須據每年功過行能。仍比類格文。定其升降。以書考第。不得一例申中上考。應諸司長官書考不當。三品已上。具銜牒上中書門下。四品已下。依格令各准所失輕重降考。是月。考功又奏。准

諸司官皆據功過定其考等。自至德後。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自諫議大夫。給事中。郎官。有書中中考者。尚書左丞趙憬言。前薦果州刺史韋誕。坐贓廢。請降其考。校考使吏部尚書劉滋。以憬能言其過。奏中上考。

其年十二月。校外官考使奏。准考課令。三品以上官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並奏取裁注云。親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詳此文。則職位崇重。考績褒貶。不在有司。皆合上奏。今緣諸州觀察。刺史。大都督府長史。及上中下都督都護等。有帶節度使者。方鎮既崇。名禮當異。每歲考績。亦請奏裁。其非節度觀察等州府長官。有帶臺省官者。請不在此限。

八年七月。班宏遷刑部侍郎。兼京官校考使。時右僕射崔寧。兵部侍郎劉迺上下考。宏正議曰。今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多虛美之名。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謝之曰。迺雖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

其年十月。以刑部尚書劉滋爲校外官考使。吏部侍郎杜黃裳爲校京官考使。給事中李巽宜監京官考。中書舍人鄭珣瑜宜監外官考。

九年七月。制縣令以四考爲限。無替者宜至五考。

十年二月。刑部奏。准建中元年正月十七日勅。諸州府五品已上正員。及額內上佐。宜四考停。其左降官

不在此限者。五品不降。既不許停祿料。六品已下。未復資已經四考者。未量移間。其祿料伏望亦許准給。勅旨。祿料宜准天寶六載七月十四日勅處分。餘依常式。

十四年六月。盧邁自司門郎中遷右諫議。累上表言時事。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

元和二年五月。中書門下舉今年正月勅文上言。國家故事。於中書置具員簿。以序內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請京常參官五品已上。前資見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數。置具員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及東宮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下。並請五考。其臺官先定月數。今請侍御史滿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滿十八月。監察侍御史依前二十五箇月。與轉。三省官並三考外。餘官並四考外。其文武官四品已下。並五考。商量與改。尚書省四品已上。餘文武官三品已上。緣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須有進改。並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改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即不在常格敍遷之限。諸道及諸司副使。行軍司馬。判官。參謀。掌書記。支使。推官。巡官等。有勅充職掌。帶檢校五品已上官。及臺省官。三考與改轉。餘官四考與改轉。

元和七年勅。諸司府參佐檢校試官。從元授官月日計。如是五品已上官。及臺省官。經三十箇月外。任與

改轉。餘官經二十箇月奏改轉。若是未經考使。有故事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箇月。即任申奏。

十四年十二月。考功奏。自今以後。應注考狀。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異政。某色勞効。推斷某色獄。糾舉某色事。便書善惡。不得更有虛美閒言。其中以下考。亦各言事狀。然注考。並不得失於褒貶。如違。據所失輕重。准令降書考官考。又奏。自今已後。其有政能卓異。清苦絕倫者。不在止於上下考限。依奏。又奏。據寶應二年勅。御史臺分察使。及諸道觀察使。訪察官吏善惡功過。稍大事當奏聞者。每年九月三十日具狀報考功。至校日參驗事跡。以爲殿最。伏以近日功過。都不見牒報。今後諸司不申報者。州府本判官。便與下考。在京諸司追節級糾處。本判官勅課日量事大小黜陟。勅旨從之。

十五年。刑部郎中權判考功馮宿奏。宰相及三品已上官。故事內校。遂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

長慶元年正月。考功員外郎李渤書宰相等下考。

太和六年七月勅。今後諸州五品長馬權知者。權知正授通計六考滿停。其勒留官未滿六考。停給課料者。准此卻給。

唐會要卷八十二

考下

大中五年。吏部奏。准今年選格節文。經考停罷者一選集。准舊格。兩選集。今據格文。一選卽當年許集。其京官及外官。如有假故官人等。請准舊格。前兩選集。勅旨宜依。如是別勅除替。及非因假故者。卽許一選集。

六年七月。考功奏。近年諸州府及百司官長。所書考第。寮屬並不得知。升黜之間。莫辨當否。自今已後。書考後。但請勒名牒於本司本州。懸于本司本州之門三日。其外縣官。則當日下縣。如有升黜不當。便任披陳。其考第便須改正。然後得申省。如勘覆之後。事無乖謬。則論告之人。亦必懲殿。又准考課令。凡官人申考狀。不得過兩紙三紙。刺史縣令。至於賦稅畢集。判斷不滯。戶口無逃散。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廨宇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通。如此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常行公事。並無敗闕。卽得准職分無失。及開田招戶。辨獄雪冤。及新置之事。則任錄其事由申上。亦須簡要。不得繁多。又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申省。矜衒者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自今已後。其巡內刺史。請並委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績申省。又州府申官人覆得冤獄。書殊考者。其元推官人。

多不懲殿。或云書考日。當書下考。至時又不提舉。請自今以後。書辨獄官人殊考日。便須書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爲屈。任經廉使及臺省陳論。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長斷云至書考日與下考者。如至時不舉。其本州判官當書下考。其所申到下考。省司校其所犯。如與令式相符。便校定申奏。至勅下時後。並須各牒府州。又近日諸州府所申奏錄課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具從前功課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檢勘不精。便有僥倖。自今以後。不得輒更具從前功績申上。又近日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門資。既乖令文。實爲繁弊。自今以後。如有此色。並請准令降其考第。又准考課令。在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者守本祿。中下以上。每退一等。奪祿一季。准令以此勸懲。事在必行。近年以來。與奪幾廢。或有申請之處。則言無本色可支。徒掛簿書。實無給與。今按倉庫令。諸給糧祿。皆以當處正倉充。無倉之處。則申省隨近有處支給。又無者。聽以稅物及和糴屯收等物充。令式昭然。不合隳廢。自今以後。每省司校考畢。符牒到州後。仰當時便具升降與奪事由申請。如違令式。不舉明者。其所由官。請奪俸祿一季。其已去任官。追奪祿事。并請准令式處分。又准考課令。官人因加戶口及勸田農。并緣餘功進考者。于後事若不實。縱經恩宥。其考皆從追改。追改之事。近皆不行。自今以後。并請准令式處分。其因此得官者。仍請追奪。又諸道所申考解。從前十月二十五日到都省。都省開拆郎官押尾後。至十一月末方得到本司。開拆多時。情故可見。自今以後。伏請准南曹及禮部舉選解例。直送當司開拆。又從前以來。

應得考之人。並給考牒。以爲憑據。近年考使容易。給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數處請給。或數年之後。方始請來。自今以後。校考勅下後。其得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據人數一時與修寫考牒。請准吏部告身及禮部春關牒。每人各出錢收贖。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文。其錢便充寫考牒紙筆雜用。以前件事條等。或出於令文。或附以近勅。酌情揣事。不至乖張。謹並條例進上。伏乞宣付中書門下。請更參詳。苟裨至公。乞賜收采。仍請三年一度。准舉選格例修定頒下。勅考功所條流校考公事。頗謂詳悉。唯一件難便允從。近日俗尚矜能。人少廉恥。若牒門許其論告。則自此必長紛爭。當否之間。固有公議。其一件宜落下。餘依奏。

咸通十四年。考功員外郎王徽。以舊例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爲奸。多有揩改。請以墨書。從之。

冬薦

貞觀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官。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及額內得替。並停薦。其使下郎官御史丁憂。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幷諸使三品已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聞薦。至六年十二月一日勅。自今以後。王府官宜停薦。其見任宰相及勳臣子弟。亦不須舉人。至八年。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

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省三品已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准前勅處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爲三等。幷舉主姓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貞元十一年正月勅。本置冬薦。務在得人。自今以後。所薦官考試。奏入上等人。如無他故者。准前勅類例處分。其下等人。有司便以時罷退。任待他年重薦。如情願同吏部六品以下選。不合得留人例請授遠慢官者。任經都省陳狀。吏部勘責限等第。勅出後一月內。送中書門下商量進擬。

元和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府五品已上官。替後。委本道觀察使。及長吏量其材行幹能。堪奬用者。具人才資歷。每年冬季一度聞薦。其罷使郎官御史。委中書門下兩省御史。尚書省常參官。及諸司職事三品已上文官。左右庶子。詹事。諸司少卿監。國子司業。少尹。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太常博士。著作郎。秘書丞等。每年冬准此聞薦。從之。

太和元年八月勅。諸道諸軍諸使。應奏判官。幷每年冬薦等。所奏判官。除新開幕府。據元額署外。其向後奏請。如是元闕。即云闕某職。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令更奏。即云某職某人緣某事停。奏某人替某。前使下臺省官合冬薦者。除府使罷外。既有薦用。當且要籍。不合便稱去職。自今以後。如帶職掌授臺省官兩考

者。不在冬薦限。如其中實有故罷免者。亦須待授官周歲。然後許冬薦。狀中具言罷免事故。其他據品秩合冬薦者。則依元勅。

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諸使停罷郎官御史等。望令罷後。其所在官經兩考已上。方得冬薦。如文學才行堪奬用者。不在此限。其諸州上佐罷後。經二年方得聞薦。其非時替者。許一年後聞薦。

大中五年正月勅。右補闕宋球等奏冬薦狀。引勅文年月不同。各罰一季俸。仍委吏部長以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及太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著爲定制。

甲庫

開元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勅。尚書省內諸制勅庫。及兵部吏部考功刑部簿書景跡幷甲庫。每司定員外郎主事各一人。中書門下制勅甲庫。各定主書錄事已下各一人專知。周年一替。中間不得改移。

建中元年七月八日。吏部奏。比來冬集。申門下省。吏部有官甲。內庫無本。今請依官甲例。更寫一本進內收貯。縱三庫斷裂。卽檢內庫本。從之。

二年十月十一日。中書門下奏。中書門下及吏部制勅甲庫等。准式。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員外郎。並合專判。緣官望淸高。兼外有職事。不得躬親。所以比來文歷多有罪過。今請每庫採擇一公淸勤幹。專押甲庫。冀事得精詳。其知經四周年無負犯。仍望依資與改官。奉勅依。至三年四月三日。給事中關播奏。三省

中庫官各一人。或屬假故。卽公事廢闕。請各更置一人。其吏部行內考功司封司勳庫郎中。仍請兩人分掌。臨時事故。卽勒通知。奉勅宜依。至貞元八年十一月九日。吏部侍郎杜黃裳奏。以前資官充專知。旣無俸料。頗亦艱辛。請入庫日便依資與官。仍許四周年不用闕奉勅。前資官未有功勞。不合改轉。旣無俸料。又慮艱辛。入庫之日。宜與同類官。

貞元八年閏十二月。給事中徐岱中書舍人奚陟高郢等奏。比來甲勅祇下刑部。不納門下省甲庫。如有失落。無處檢覆。今請准制勅納一本入門下甲庫。以憑檢勘。勅旨依奏。

十年三月八日。司封奏。當司與司勳考功勅甲庫同一專知官。先無庫印。今請鑄造。仍以封勳考甲庫印六字爲印文。從之。

十三年正月。關播遷給事中。舊例。請司甲庫。皆是省吏掌知。爲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

元和八年五月。吏部侍郎楊於陵奏。臣伏以銓選之司。國家重務。根本所繫。在于簿書。承前諸色甲勅等。緣歲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踰濫。難於辨明。因循廢闕。爲弊恐甚。若據見在卷數。一時修寫。計其功直。煩費甚多。竊以大歷以前。歲序稍遠。選人甲歷。磨勘漸稀。其貞元二十一年以後。勅旨尙新。未至訛謬。縱須倫理。請待他時。臣今商量。從大歷十年至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間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檢覆者。多在

此限之內。且據數修寫。冀得精詳。今冬選曹便獲深益。其大歷十年向前甲勅。請待此一件修畢。續條貫補緝。臣內省庸薄。又忝選司。庶效涓埃。以裨朝典。謹具量補年月及應須差選官吏。幷所給用紙筆雜功費用。分析如前。勅旨依奏。

太和三年四月勅。甲庫官。舊例初入授同類官。考滿去職。則與依資改轉。此事參差。有優有屈。今宜同並諸色職事帶正員官者。准寶歷二年十一月九日勅處分。其改轉亦同前件。如已在甲庫授官者。卽聽且依舊勅處分。

五年六月勅。應選人及冬集人于案門下省檢勘畢後。比來更差南曹令史收領。卻納門下甲庫。在於公事。頗甚勞擾。自今以後。請勅吏部過選院。本令史便自分付甲庫。以備他年檢勘。仍請門下省勒甲庫令史。每過選時。常加檢點收拾。明立文案據。官吏等遞相分付。不得妄有破除。南曹申請之時。如有稱失落欠少。本令史及專知官。請准檢報。揩抹違越條例處分。

九年十二月勅。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庫歷名爲三庫。以防踰濫。如聞近日諸處奏官。不經所司檢尋。未免奸僞。起今已後。諸司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人。稱舊有官及出身。請改轉。幷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進士登科。衆所聞知外。宜令先下吏部中書門下三庫。委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本甲庫官同檢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後依資進擬。如諸司諸使諸道奏論不實。以無爲

有臨時各重加懲罰。

當直

故事。尚書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都司執直簿轉以爲次。諸長官應通判者。及上佐縣令不直。凡內外官。日出視事。午而退。有事則直。官省之務繁者。不在此限。

故事。尚書左右丞。及秘書監。九寺卿。少府監。將作監。御史大夫。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國子司業。少監。御史中丞。大理正。外官二佐已上及縣令。准開元式。並不宿直。

貞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勅。文武官妻娩月。免宿直。左衞大將軍李大亮。領太子右率衞。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衞兩宮。至宿直。太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臥。

天册萬歲元年三月。令宰相每日一人宿直。其後與中書門下官通直。至開元二年。姚崇爲紫微令。紫微官直次。下讓宰相。崇以年位已高。特亦違直。其次省官。多不從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吏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給終不擬。當諸官歡笑。不復逼以直也。至十一年。停宰相當直。

景龍三年九月。蘇瓌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與男中書舍人頲聯事。奏請出爲外官。遂進秘書監。御筆批云。僕射不綰中書。蘇頲不改也。明日固讓。上曰。欲得卿長在中書。遂與父聯事通直。

開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中書舍人梁昇卿私忌。二十日晚欲還。卽令傳制報給事中元彥沖。令宿衙。會彥沖已出。昇卿至宅。令狀報。彥沖以旬假與親朋聚宴。醉中詬曰。汝何不直。昇卿又作書報云。明辰是先忌。比往復。日已暮矣。其夜。有中使齎黃勅。見直官不見。迴奏。上大怒。出彥沖爲邠州刺史。因新昌公主進狀申理。公主卽彥沖甥張垍之妻云。元不承報。此是中書省之失。由是出昇卿爲蔣州刺史。

貞元元年正月。給事中袁高旣宿直。時盧杞由新州司馬移吉州長史。是日。上命爲驍州刺史。高旣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退棄忠良。朋附者咳唾登青雲。睚眦者顧盼擠溝壑。致使鑾輿播越。天下瘡痍。皆杞之爲也。幸免族誅。已爲漏網。若更移郡秩。恐失天下之望。今相公執奏之。事尙可救。翰從一皆杞所引用。不從高之言。遂命舍人草制。及詔出。高又執之不下。仍上奏。盧杞爲政極惡。窮兇六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疏未納。明日。諫官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皆曰可。遂追杞驍州制。翌日。上遣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卿所奏。

會昌四年三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左右金吾仗當直將軍烏漢正。季玕。並不到。准會昌三年二月四日勅。比來當日多歸私第。近晚方至本仗宿直。事頗容易。須有提撕。今日以後。晝日並不得離本仗。縱有公事期集。當直人亦不得去。仍令御史臺差朝堂驅使官覺察。如有違者。錄名聞奏。勅旨。宜各罰一月俸。

休假

貞觀元年十月。少府監奏。丞閻立德妹喪。准令假給二十日。立德專知羽儀。其作未了。請止給三日。上曰。同氣之情。義不可奪。自喪亂以來。風俗弛壞。宜特敦奬。命依次令給假。差人代之。

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與百僚休沐。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高祖大武皇帝既開洪業。不可限以常禮。忌日特宜廢務。

太極元年四月勅。遊客官人子弟。勒還本貫。十日外杖一百。居停同罪。須覲問即陳牒給假發遣。

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勅。諸州千秋節。多有聚會。頗成糜費。自今已後。宜聽五日一會。盡其歡宴。餘兩日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有科率。至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勅。八月五日。本是千秋節。後改爲天長節。舊給假三日。其前後一日假。權停。至九月一日勅。天成地平節。准乾元元年九月一日勅。休假三日。望准八月三日勅。前後日權停。

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勅。寒食清明。四日爲假。至大歷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勅。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三月九日勅。寒食清明。宜准元日節。前後各給三日。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勅。自今已後。百官每旬節休假。不入曹司。至天寶五載五月九日勅。頃自宴賞已放入朝。節假常參。未聞申命。公私協慶。千年一時。自今已後。每至旬假休假。中書門下及百官。並不須入朝。

亦不須衙集。

其年正月。內外官五月給由假。九月給授衣假。分爲兩番。各十五日。其由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便給之。

天寶四載六月十四日勅。頃以鄉閭侍丁。優給孝假。官吏等仍科雜役。天寶初。已遣優矜。如聞比來乃差征鎭。豈有捨其輕而不恤其重。放其役而更苦其身。眷言及此。良用恻然。自今後。將侍丁孝假。不須差行。

五載二月十三日。中書奏。大聖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請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時。休假一日。陳希烈奏。

大歷四年七月十三日勅。七月十五日。前後各一日。宜准舊例休假。

貞元五年四月十五月勅。四月十九日。降誕之辰。宜休假一日。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臺奏。伏准承前舊例。諸司三品以上長官。請假滿日。正衙參見。其餘品秩卑。自有本司官長。不曾于正衙參假。去年六月。侍御史竇羣奏。令尚書省四品。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同三品例。正衙參假訖。既失舊章。又煩聖聽。今請准例三品以上。假滿日。正衙見。如有違越。請准乾元元年三月勅。每犯奪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八月。御史臺奏。新授常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職事官假滿百日。卽合停解。其未上官等。並無正文。或滿百日無憑舉奏。自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勅到後

計水陸程外滿百日者並請停解從之

四年四月貶沈達爲泉州參軍徐肇爲建州參軍二人爲率府掾各請演州愛州婚姻假御史臺奏州皆萬里之外量其秩滿猶有假程請量黜以懲慢易

七年十一月勅自今後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假日不須入

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

其年六月右金吾衞大將軍郭鏦疾假滿百日上以仲舅許未停官

太和八年九月御史臺奏文班常參官舊例每月得請兩日事故假今許請三日仍不得在盡入衆集幷頭朝等日一品二品官如合朝不朝及盡入衆集不到臨朝時請假等並請假舊例每季終仍具請事故假日錄狀聞奏兼申中書門下文武常參官每月終比校其中請事故假多人三品六品各罰兩人四品五品人數稍多各罰三人請各奪一月俸如合罰人數稍多卽從下罰亦不過兩三人及三人如實疾患已連請假十日以上爲衆所知不在此限每至次月具狀申中書門下文武常參應請朞年喪假者除准式假滿連許請三日事故假仍五個月內每朔望日各許請事故假一日其大功喪假者准式假滿連許請事故假兩日仍三個月朔望日各許請事故假一日勅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勅。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誕之日。宜爲降聖節。休假一日。

二年十二月。御史臺奏。應諸司六品以下官。請外州婚禮。周親以上侍省等假節目。應當司牒諸司諸州府。及節度使。觀察使。度支。鹽鐵。監院等節目。伏以前後勅文非嚴切。致茲輕犯。蓋未必行。臣等今稍重科條。庶令知懼。勅旨。依奏。

大中四年正月制。設官分局。各有主張。具于在公。責辦斯切。諸州府及縣官到任已後。多請遠假。或言周親疾病。或言將赴婚姻。令式假名。長吏難爲止抑。遂使本曹公事。併委比廳。手力俸錢。盡爲己有。勤勞責罰。則在他人。須有條流。俾其兼濟。其諸州府縣官請出界假故一月以下。卽任權差諸廳通判。一月以上。卽勾當留官。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剋二百與見判案官。

咸通十四年正月。御史中丞韋蟾奏。應諸州刺史除授。正衙辭謝後。託故陳牒請假。實爲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爲衆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內外蔭官入京後。合更朝謝。如遇假日。且合在都亭驛。近日多請假便歸私家。既犯條章。頗乖禮敬。自今已後。望准故事。如未朝謝。須於都亭驛俟日。如違越。臺司糾勘。從之。

醫術

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染著。許允宗每療皆愈。或曰。公醫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允宗

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夫病之源。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卽可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脈之深遠。旣不可言。故不能著述。甄權者。貞觀中年百餘歲。太宗幸其第。賜以几杖。撰脈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其弟立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貞觀三年九月十六日。設諸州治醫學。至開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詔曰。遠路僻州。醫術全無。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於錄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勅。十萬戶已上州。置醫生二十人。十萬戶以下。置十二人。各於當界巡療。

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右衞率府長史王元策。奉使天竺。得方士那羅邇娑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飇門內。造延年之藥。竟不就。放還死於長安。

顯慶二年。右監門府長史蘇敬上言。陶宏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請加刪補。詔令檢校中書令許敬宗。太常寺丞呂才。太史令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幷諸名醫等二十人。增損舊本。徵天下郡縣所出藥物。幷書圖之。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幷圖合成五十五卷。至四年正月十七日撰成。及奏。上問曰。本草行來自久。今之改修。何所異也。于志寧對曰。舊本草是陶宏景合神農本經及名醫別錄而

注解之。宏景僻在江南。不能遍識藥物。多有紕謬。其所誤及別錄不書。四百有餘種。今皆考而正之。本草之外。新藥行用有效者。復百餘種。今附載之。此所以爲勝也。上稱善。詔藏于秘府。

三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邈至。居於鄱陽公主廢府。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照鄰嘗問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資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衞。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渴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如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身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爲五臟之君。君以恭愼爲主。故心欲小。膽爲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爲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曰。養性之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愼。而能濟於屯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愼。自愼者。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憂畏。大威至矣。憂畏者。生死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立。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勁敵。妻妾爲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天者。不危于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能如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能加。善知此者。則人事畢矣。照鄰自傷彊仕之年。而嬰沉病。乃作病梨樹賦。以傷稟受之不固也。至四年。思邈授承務郎直尚藥局。

開元十一年九月七日。親製廣濟方。頒示天下。

天寶五載八月勅。朕所撰廣濟方。宜令郡縣長官。選其切要者。錄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後。有以醫術入仕者。同明經例處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長史王淑奏。醫術請同明法選人。自今已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本草二道。脈經二道。素問十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諸雜經方義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又尚食藥藏局。請同典膳局。太醫署請同大樂署。

貞元二年九月。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衆疾。上于禁中試用。有效。令編附本草。授思齊太醫丞。

八年八月。加殿中省侍御醫藥藏局丞俸錢。仍令侍御醫及尚藥直長藥藏郎並留授翰林醫官。所司不得注擬。

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親製貞元廣利方五卷。頒于州府。至三月十五日。勅。貞觀初。諸州各置醫博士。開元中。兼置助教。簡試醫術之士。申明巡療之法。比來有司補擬。雖存職員。藝非專精。少堪施用。緬思牧守。實爲分憂。委之採擇。當悉朕意。自今已後。諸州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藝業優長。堪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入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十二年八月。勅。其見任醫術官。應非翰林供奉。不在加料錢限。

十七年十二月。勅。翰林醫官及藥童。自今已後。縱考滿并不得于所司選。其見選人亦宜停。

二十一年正月。罷翰林陰陽上醫相射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進。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

相亂故罷之。

長慶元年正月。處士張皐上疏曰。臣聞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病作。和則必臻于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高宗朝有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遠。深達攝生。其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世。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勢偏有所阻。令人藏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于事理也。或寒暑爲寇。節宣有乖。事資醫方。尙須愼重。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累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爲殷鑒。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以曾覽古今。麤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忽芻蕘。庶裨萬一。時穆宗頗好金石之藥。疏奏。上嘉歎久之。竟訪皐不獲。

唐會要卷八十三

嫁娶

貞觀元年二月四日詔曰。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命媒氏之職。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時行令。蕃育之理既宏。邦家之化攸在。朕恭承天命。爲之父母。永懷亭育。周切于懷。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之禮斯廢。絕嗣之釁方深。既生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故。實所庶幾。宜令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匱乏。仰於親近鄉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資送。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准戶減少附殿。

六年。御史大夫韋挺上表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先。婚姻之禮。人倫攸尚。所以承紹家業。嗣續祖妣。靜而思之。安可不敬。嫁女之室。有不息火之悲。娶婦之家。有不舉樂之感。今貴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絃。以極歡宴。唯競奢侈。不顧禮經。非所謂嗣親之道。念別離之意。正始之本。實在於茲。若不訓以義方。將恐此風

愈扇。

十六年六月詔。氏族之盛。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俗。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膏粱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惟在於緘貲。結褵必歸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族。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惟此敝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各合典禮。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

永徽二年九月。紀王愼等議。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婿。姊妹堂外甥。雖並外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可之。先是。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李元乂妹爲妻。元乂妹卽宣道堂姨。元乂情不合請罷婚。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禁制。許成親。於是紀王愼等因此有議云。

顯慶二年七月制。縣主出嫁者稱適。不得稱降。取縣主者稱娶。不得稱尙。

四年十月五日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温。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元孫。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爲婚姻。仍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

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貲粧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也。）

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里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又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勅令禁斷。至十一月十二日勅。王公已下嫁娶。比來時有障車。既虧風教。特宜禁斷。

開元十九年四月四日。於京城置一禮會院。其年九月二十四日勅。禮會院宜屬司農寺。其什物合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

二十二年二月勅。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及縣令。于所統屬官。同其定婚在前。居官在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不在禁限。

建中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勅。宜令禮儀使與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漢中王瑀。光祿卿李涵。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主縣主出降覲見之儀。條件聞奏。將以化行天下。用正國風。至十一月二日。禮儀使

顏眞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于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坐於堂東階上西向。姑南向。婦執笲。竹器。元表纁裏。盛以棗栗。升自西階。東面再拜。跪奠于舅席前。舅舉之。贊者徹以東。婦退再拜降於姑階下。受笲。盛以腶脩。從者執於階下。升進。北面再拜。跪奠於姑席前。姑舉之。贊者受以東。婦退。又再拜降之。詣東面拜壻之伯叔兄弟姊妹訖。便赴光順門謝恩。壻之親族。次第奉謝訖。赴十六王宅觀花燭。伏以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及卻扇詩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恐非禮。亦請禁斷。相見行禮。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廬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今時俗以子卯午酉年謂之當梁。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

其年十一月勅。婚禮皆用誕馬。在禮經無其文。案周禮玉人有璋。諸侯以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主壻加以璧。以代用馬。又其函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從之。

會昌元年十一月勅。婚娶家音樂。幷公私局會花蠟。並宜禁斷。

租稅上

舊制。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開元二十三年勅。以爲今天下無事。百姓徭役。務從減省。遂減諸司色役一十二萬二百九十四人。

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

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

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爲世業。餘以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若夷獠之戶。皆從半稅。凡水旱蟲傷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于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幷諸王之服飾。議者皆不以心儉。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而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心所當憂也。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京房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粟。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讀。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

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以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積貯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以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矣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返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永淳元年太常博士裴守眞上表曰夫穀帛者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一夫之耕纔兼數口一婦之織不贍一家賦調所資軍國之急煩徭細役並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濟民無以堪又以征戍闊遠土木興作丁匠疲于往來餉饋勞于轉運微有水旱道路遑遑豈不以課稅殷繁素無儲積故也夫大府積天下之財而國用有缺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司農治天下之粟而倉庾不充太僕掌天下之馬而中廄不足此數司者役人有萬數費損無限極調廣人竭用多獻少奸僞由此而生黎庶緣斯而苦此有國之大患也

開元八年正月二十日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

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于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

十六年七月勅諸州租及地稅等宜令州縣長吏專勾當依限徵納訖具所納數及徵官名品申省如徵納違限及檢覆不實所由官並先與替仍准法科懲

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勅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幷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幷限十月三日畢至天寶三載三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腳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

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勅。自今已後。應緣納物。或有濫惡者。更不徵折估。但明爲殿最。責在所由者。請准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勅。起請條析處分。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現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假。與免差科。

九載十二月勅。自今已後。天下兩稅。其諸色輸納官典。受一錢已上。並同枉法贓論。官人先解見任。典正等先決四十。委採訪使巡察。若不能舉按者。採訪使別有處分。

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制。一戶之中。有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

大歷四年正月十八日勅。天下及王公已下。自今已後。宜准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現任官一品。准上上戶稅。九品准下下戶稅。餘品並准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戶等。無

問有官無官。亦所在爲兩等收稅。稍殷有者。准八等戶稅。餘准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納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額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准諸州每畝十五文。

十四年五月。內莊宅使奏。州府沒入之田。有租萬四千餘斛。官中主之爲宂費。上令分給所在。以爲軍儲。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宜委黜陟使與觀察使及刺史轉運所由。計百姓及客戶。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如當處土風不便。更立一限。其比來徵科色目。一切停罷。至二月十一日起請條。請令黜陟觀察使及州縣長官。據舊徵稅數。及人戶土客定等第錢數多少。爲夏秋兩稅。其鰥寡惸獨不支濟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調。並入兩稅。州縣常存丁額。准式申報。其應科斛斗。請據大歷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黜陟使每道定稅訖。具當州府應稅都數。及徵納期限。幷支留合送等錢物斛斗。分析聞奏。幷報度支金部倉部比部。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觀風俗。仍與觀察使刺史計人產等級爲兩稅法。此外斂者。以枉法論。

其年八月。宰相楊炎上疏奏曰。國家初定令式。有租賦庸調之法。至開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寬仁爲治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戶寖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

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非得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敗。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按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于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大鎭。又自給於節度團練。使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緣以爲奸。或公託進獻。私爲賊盜者。動以萬計。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正賦所入無幾。吏之職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濫。食於人。凡富人多丁。率爲官爲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于下。是以天下殘瘁。謂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炎遂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准。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度支總

統之。德宗善而行之。

三年五月。初加稅。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于當道兩稅錢。每一千加稅二百。度支因請諸道悉如之。

貞元二年正月詔。天下兩稅錢。委本州揀擇官典送上都。其應定色目程限腳價錢物。委度支條流聞奏。

四年正月一日赦文。其京兆府今年已後。淮當府每年勅額。應合給用錢物斛斗及草者。宜便於兩稅內比諸州府例剋留。免其重疊請受。餘送納度支。其河南府亦宜准此。

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皐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

十二年十月。虢州刺史崔衍奏。所部多是山田。且當鄧傳衝要。屬歲不稔。頗有流離。舊額賦租。特乞蠲減。臣伏見比來諸州。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患陛下不優恤。患在申請不指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以言得罪者。陛下授臣以疲民。臣用不敢迴顧。苟求自安。敢罄狂聲。上瀆聰聽。辭理切直。爲時所稱。

元和四年十二月。度支奏。諸州府應供上都兩稅匹段。及留使留州錢物等。自元和四年已後。據州縣官正料錢數內一半。任依省估例徵納見錢支給。仍先以都下兩稅戶合納見錢充。如不足。卽於當州兩稅錢內。據貫均配支給。其餘留使留州雜給用錢。卽合委本州府並依送省輕貨中。估折納匹段充。如本戶稅錢校少。不成端匹者。任折納絲綿充數。如舊例徵納雜物斛斗支用者。卽任准舊例處分。應帶節度觀

察使州府。合送上都兩稅錢。既須差綱發遣。其留使錢。又配管內諸州供送。事頗重疊。其諸道留使錢。各委節度觀察使。先以本州舊額留使及送上都兩稅錢充。如不足。卽於管內諸州兩稅錢內。據貫均配。其諸州舊額供使錢。卽隨夏稅日限收。送上都度支收入。次年旨符。便爲定制。伏以諸道兩稅。徵斂不常。閭井之間。頗聞困弊。臣今類會如前。勅旨。自今已後。送省及留使匹段。不得剝徵折估錢。其供軍醬菜等價直。合以留州使錢充者。亦令見錢匹段均納。仍具每州每使合納見錢數。及州縣官俸料內一半見錢數。同分析聞奏。仍使編入今年旨條。以爲常制。餘依。先是方鎭皆以實估斂于人。虛估聞於上。宰相裴垍俾有司奏請釐革。今受其賜。

五年正月。度支奏。諸州府見錢。准勅宜於管內州據都徵錢數。逐貫均配。其先不徵見錢州郡。不在分配限。都配定一州見錢數。任刺史看百姓穩便處置。其勅文不加減者。卽准州府所申爲定額。如于勅額見錢外。輒擅配一錢。及納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縣令錄事參軍。請與節級科貶。

六年二月制。編戶之征。既有藝極。字甿之要。當恤有無。苟徵斂之不時。則困弊之無日。近緣諸州送使錢物。迴充上供。合送使司。又立程限。所以每至歲首。給用無資。不免量抽夏稅。新陳未接。營辦尤難。委觀察使且以供軍錢。方圓借使。輒不得量抽百姓。夏貢有差。先乎任土。周幣殊等。實在便民。近日所徵布帛。並先定物樣。一例作中估受納。精粗不等。退換者多。轉將貨賣。皆致損折。其諸道留使留州錢數內絹帛等。

但得有用處。隨其高下約中估物價優饒與納。則私無棄物。官靡逋財。其所納見錢。仍許五分之中。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先是天下百姓輸賦于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自建中初定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矣。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裴垍爲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蒭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許徵于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爲上供。故疲民稍息肩。

其年六月。令京兆府。其兩稅宜以粟麥絲絹等折納。

十一年六月。京兆府奏。今年諸縣夏稅。折納綾絹紬紬絲綿等。並請依本縣時價。祇定上中二等。每匹加饒二百文。綿每兩加饒二十文。其下等物。不在納限。小戶本錢不足。任納絲綿斛斗。須是本戶。如非本戶。輒合集錢買成匹段代納者。所由決十五。枷項令衆。勅旨依奏。

十四年二月勅。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遂於當處買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額兩稅。不出差科。今後有此色。并勒依元額爲定。

唐會要卷八十四

租稅下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僚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戶部尚書楊於陵等。伏請天下兩稅權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緜。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帛者。伏以羣官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年以後。並改配端匹。勘兩之物爲稅額。如大歷以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有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迴計。如舊納實估物。並見錢。卽于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迴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饒。法行卽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但舊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官既不專以錢爲稅。人得以所產用輸。則錢貨必均其輕重。隴畝自廣于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旣異。賦人不同。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勅旨宜依。

太和二年二月。與元尹王涯奏。與元府南鄭兩稅錢額素高。每年徵科。例多懸欠。今請於管內四州均攤。

代納二千五百貫文。配蓬州七百五十貫。集州七百五十貫。通州五百貫。巴州五百貫。勅旨。宜付所司。

四年五月勅。劍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准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饒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准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令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姓一十三萬。舊有稅薑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斂不時。今併省稅名。盡依諸處爲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勅停。勅旨宜依。

六年。天平軍奏。請起元和七年。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石。自元和末收復李師道十二州。朝廷不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至是方歸

王府。

開成二年二月勅節文。諸州府或遇水旱。有欠稅額。合供錢物斛斗。伏請委州縣長官。設法招攜。及召戶承佃。其錢陸續填納。年終後。具歸復填補錢物數聞奏。幷報度支。其刺史縣令得替。須代替人交割。仍須分明具見在土客戶。交付後人。不得遞相推注。申破稅錢。其所招之口。不得將當處大戶。擘爲小戶。別有配率。

四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開成元年三月十日勅。宜令兩稅州府。各於見任官中。揀擇清強長定綱。往來

送。五萬至十萬爲一綱。綱官考滿。本州便與依資奏改。通計十年往來。優成與依資選。遷當處令錄長馬。如本州官資望無相當者。許優成奏他處官者。伏以諸道有上供兩稅錢物者。大小計百餘處。舊例差州縣官充綱。亦不聞過有敗闕。若依勅以長定綱爲名。則命官不以才能。賦祿難憑。傚運況江淮財賦大州。每年差綱十餘輩。若令長定。則官員長占於此流。若祇取數人。綱運當虧其大半。臣等商量。長定綱起來年已後。勒停。臣又准開成元年已前旨條。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已上。無欠少。不逾程限者。書上考。十萬減選一。其餘優奬。猶以稍輕。送二萬至五萬。依舊書上考。五萬至七萬。與減一選。七萬至十萬。減兩選。十萬至十五萬。減三選。如一度充綱。優勞未足。考秩之內。情願再差者。旨條先有約絕。此後望令開許。如年少及材質不當。但令准舊例。以課料資陪。不必一例依次差遣。其餘並望准前旨條處分。勅旨。宜依。

其年十二月。邕管經略使唐宏實。當管上供兩稅錢一千四百七十三貫文。其見錢每年附廣州綱送納。勅邕管兩稅錢八百餘千。自令輸納。頗甚艱弊。宜委嶺南西道觀察使。每年與受領過易輕貨。附綱送省。其蹴運腳錢。仍令于放數內抽折。

會昌元年正月制。租斂有常。王制斯具。徵率無藝。齊民何依。內外諸州府百姓。所種田苗。率稅斛斗。素有定額。如聞近年長吏。不守法制。分外徵求。致使力農之夫。轉加困弊。亦有每年差官巡檢。勞擾頗深。自今已後。州縣每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爲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如有荒閑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

闢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收稅。於一鄉之中。先塡貧戶欠闕。如無欠闕。卽均減衆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稅。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秋成之時。具管內墾闢田地頃畝。及合徵上供留州若使斛斗數。分析聞奏。如所奏數外。有賸納人戶斛斗。刺史已下。幷節級重加懲貶。觀察使奏聽進止。仍令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鹽鐵知院官訪察聞奏。

大中二年正月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戶車牛。近者多是權要及富豪之家。悉請留縣輸納。致使單貧之人。卻須僱腳搬載。從今已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戶。如有違越節級官吏。量加科殿。

四年正月制。其天下諸州府百姓。兩稅之外。輒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已頻申飭。尙恐因循。宜委御史臺切加糾察。其諸道州府應所徵兩稅匹段等物。幷留州使錢物。納匹段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于虛估匹段數內。徵實估物。及其間分數。亦不盡依勅條。宜委長吏切加遵守。如有違越。必議科繩。本判官專知官當重懲責。又靑苗兩稅。本繫田土。地旣屬人。稅合隨去。從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尙不恭守。皆是承其急切。私勒契書。自今已後。勒州縣切加覺察。如有此色。須議痛懲。其地仍便勒還本主。更不在論理價值之限。

六年三月勅。先賜鄭光鄠縣及雲陽縣莊各一所。府縣所有兩稅及差科色役。並特宜放者。中書門下奏。

伏以鄭光是陛下元舅。寵待固合異等。然而據地出稅。天下皆同。隨戶雜徭。久已成例。將務致治。實爲本根。近日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晝一。凡在士庶。無不仰戴聖慈。今獨忽免鄭光莊田。則似稍乖前意。況征賦所入。經費有常。差使不均。怨嗟斯起。事雖至微。繫體則大。臣等備位台司。每承誠勵。苟有管見。合具啓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奉批答。省所奏具悉。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卿等列位股肱。每存匡益。事無大小。必竭公忠。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省覽再三。良增慰悅。所奏宜體朕懷。

雜稅

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常平輕重本錢。從之。贊于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之。充常平本錢。時軍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竟莫得充本儲積焉。

四年六月。判度支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於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下。請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等。除算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

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犯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於犯罪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讀之苦。囂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茶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元和三年十月。禁採銀。一兩已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罰。

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左拾遺李珏上疏論之曰。權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虞。卽宜蠲省。況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淨。八方砥平。厚斂於民。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又茶爲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冀售多。價高則

市者希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少垂念慮特追勅更賜商量陛下卽位之初已徵聚斂外官抽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權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職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因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疏奏不省。

太和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准太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方今天下無事聖政日修務去煩苛與人蘇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准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卽置重困齊民伏望起今後應諸道自太和三年准赦文所停稅外科配雜權率等復已卻置者仰勅到十日內具卻置事由聞奏仍申報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勅旨宜依

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綺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勅旨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讀薛元賞到鎭之初首請除去表章適至詔誅已興泗口稅據元賞所奏並停所置當官司所由並罷委元賞當日榜示其泗口稅額淮徐泗觀察使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豎共得錢一萬八千五十五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他未贍委任才臣

共息怨咨以安行旅。

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裴休奏。諸道節度使觀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搨地錢。並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懷窮困。下絕奸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擾。正稅者無失利之歎。尋究根本。須舉綱條。勅旨宜依。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勅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並宜准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

租庸使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宇文融除殿中侍御史。勾當租庸地稅使。天寶二年四月。陝郡太守韋堅。兼知勾當租庸使。六載十一月。楊愼矜加諸郡租庸使。至德元年十月。第五琦除監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中書侍郎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取怨天下。陛下卽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國家斬一國忠而用一國忠矣。將何以示遠方歸人心乎。上曰。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自此恩減於舊矣。

廣德元年十月。代宗居陝。考功郎中裴諝。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將以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排。

出爲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謂請入計。召見便殿。問謂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閒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臣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是。以未敢卽對。上前坐曰。徵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第五琦奏。租庸使請一切並停。唯差判官一人巡官二人催遣。從之。

兩稅使

建中三年八月。初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至十二月二十日。包佶崔縱分爲之。

八年四月。以東都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兩稅等錢物。令戶部侍郎轉運使張滂主之。東渭橋以東諸道巡院悉隸滂。以關輔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財物。令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具以其事上聞。由是參用大歷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

貞元七年六月。太常卿崔縱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悅軍敗。魏州嬰城自守。河東朔方昭義河陽及神策兵圍之。軍乏食。乃以縱兼魏城四節度都糧料使。軍食稍給。涇原兵反。上居奉天。四方援兵未有至者。時縱先知。乃潛告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說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甚備。懷光軍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遷延未進。縱以貨幣先渡河。謂懷光軍士曰。若濟河。悉所齎以分將士。

衆利之。乃肯西濟。

元和四年六月勅。兩稅法總悉諸稅。初極是便民。但緣約法之初。不定物估。粟帛轉賤。賦稅自加。民力不堪。國用斯切。須務通濟。令其便安。欲遣使臣巡行國邑。郵驛所屆。豈免煩勞。輶車遽馳。曾未周悉。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力。簡而易從。庶協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其鹽鐵使楊子留後。宜兼充淮南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留後。宜兼充荆南山南東道鄂岳江西湖南嶺南等兩稅使。其上都留後。宜兼充荆南山南東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宜兼充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兩稅使。其陝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貨。各奉所職。期於悉心。

五年。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諫議大夫王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爲煩。

七年七月。荆南兩稅使崔倰賜紫金魚袋。浙江東道兩稅使程异賜朝散大夫。以入計敍勞也。

十五年閏正月。命度支郎中趙佶使淄青兗海鄆曹濮蔡申光等州。定兩稅。

戶口數

永徽三年七月。戶部尚書高履行奏。計戶三百八十萬。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戶部尙書蘇瓌奏計戶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開元十四年戶部進計帳言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
二十年戶部計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
二十四年計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二十。
天寶元年計戶八百五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三。
十三載計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至德元年計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乾元三年計戶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
廣德二年計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建中元年十二月定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七十六。
元和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
長慶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九。
寶歷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
太和戶四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五。

開成四年計戶部管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會昌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雜錄

貞觀二十年太宗問民部侍郎盧承慶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敍夏殷之後迄於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永徽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言去年進戶總十五萬上以天下進戶既多謂長孫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見在幾戶履行又奏隋開皇中有八百七十萬即今現戶三百八十五萬上曰自隋末亂離戶口減耗邇來雖復蘇息猶大少於隋初。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勅朕以百姓爲心固非一人獨理委之牧宰輯寧兆庶若考論政績在戶口存亡不有甄明何憑賞罰自今已後天下諸州戶口或刺史縣令有離任者並宜分明交付州縣仍每至年終各具存亡及增加實數同申幷委採訪使重覆報省所司明爲課最具條件奏聞隨事褒貶以旌善惡。

貞元三年五月詔曰諸州戶口減耗三分去二其官員亦合減省。

元和二年十二月史官李吉甫等撰元和國計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

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并不申戶口數。每歲縣賦入倚辦。止於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士馬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二月制。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減。爲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繫戶名。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指實。

會昌五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佛教寖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且一夫不耕。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貞觀開元。亦常釐革。剗除不盡。流衍滋多。中外誠臣。協予正意。濟民利衆。予不讓焉。天下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

移戶

貞觀元年。朝廷議戶殷之處。聽徙寬鄉。陝州刺史崔善爲上表曰。畿內之地。是謂殷戶。丁壯之民。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虛近實遠。非經通之義。其事遂止。

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開元十六年十月勅。諸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府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卽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情願者。隨其所樂。具數奏聞。

寶歷元年五月勅。黔首如有願於所在編附籍帳者。宜令州縣優恤。給與閑地。二周年不得差遣。